

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

贸易、投资与移民



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Conseil d'affaires Canada-Chine
加中贸易理事会



CHINA
INSTITUTE

目录

摘要	1
引言	4
1. 双边贸易	6
1.1 中国出口的经济效应	8
1.2 对中国出口的就业和工资效应	12
1.3 商品贸易	15
1.3.1 加中相互依存度	25
1.3.2 加拿大对中国进口品/投入品的使用	26
1.4 油菜籽出口的“衍生”经济效应	28
1.5 服务贸易	32
1.5.1 教育	33
1.5.2 旅游业	41
1.6 贸易:小结	46
2. 移民	47
2.1 人口与区域特征	48
2.2 GDP效应	51
2.2.1 量化分析结果	52
3. 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	57
3.1 金融业	58
3.1.1 保险业	59
3.1.2 养老基金	60
3.2 零售与服务业投资	63
3.3 制造业和供应链	64
4. 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	68
4.1 间接和诱发效应:华为	71
4.2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行业特征	73
4.3 中国投资的区域分析	75
5. 结论	80
尾注	82
附录请见英文版报告	

摘要

64%

25,645.39

+329.15

8,342.59

+46.27

12,845.32

+22.38

+3.48

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着牢固的经济往来历史,而且,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经济合作伙伴国,仅次于美国。

鉴于许多国家在重新衡量与中国的关系,权衡合作的利益以及多样化或者脱钩的成本,本报告的目的旨在全面探讨和分析中国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复杂而且微妙。一些要素是可量化分析的,而另一些则用定性的方法加以阐述。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通过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客观综述来帮助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更深刻地理解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而使得基于事实的评估和发展战略成为现实。

本报告重点讨论了加中贸易、移民和投资。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对于加拿大的GDP、就业以及整个经济活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2018年中国相关的出口、新增移民和对加拿大投资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分别达426亿、61亿和94亿加元。考虑到这些数字之间的重叠性,中国对加拿大可衡量的总体GDP影响很可能超过550亿加元。

加中关系中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对加拿大经济作出了贡献,然而,这些贡献可能不能被直接量化。这些方面包括对中国消费品和生产用品(中间产品和资本金)的进口、中国对加拿大的投

资、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收益,以及二代及二代以上中国移民的影响。从中国的进口对加拿大供应链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电气设备行业。同时也为加拿大消费者带来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品和服务。

2019年,以GDP无法完全解释的广义经济活动所衡量的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总体经济影响高达769亿加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当年出口额的两倍。这其中包括出口商及他们的供应商和员工的收入以及随之产生的花费带来的经济影响。总体来说,我们估计对中国的出口还支持了365,915份就业岗位。这些岗位的薪资比加拿大平均工资水平高出大约4.5%,总计180亿加元。

与出口类似,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总的经济影响也超过2018年官方报道的对GDP的94亿加元的贡献。同年,中国新增投资为23亿加元,中国跨国企业(MNEs)获得了304亿加元的收入和价值4.92亿加元的知识产权。2018年,现有和新增的中国投资支持了至少46,295份工作。

尽管在加拿大的中国跨国企业对中国的出口的经济影响,同加拿大对中国的总体出口及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的经济影响有部分重叠,2019年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和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很可能超过400,000份。随之而来的薪资影响也超过了200亿加元。实际上真实的数字可能更大,因为这些估算并没有包括从中国的进口,中国移民,以及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所产生的就业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统计局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2019年的数据显示,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出口超过了任何种类的商品出口。中国学生2019年在加拿大国际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为26.2%,在加拿大的花费达57.2亿加元,支持着57,000份工作。

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也是双边经济关系重要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一个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移民对加拿大GDP的贡献年平均增长率为9%,远远超过了同期1.52%的加拿大年平均GDP增长率。2011年以来中国移民对加拿大GDP的贡献总计489.5亿加元。

中国对加拿大居民和加拿大企业的重要性从西海岸延伸到东海岸。就贸易而言,英属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和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最依赖向中国出口。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分列第三和第四。而阿尔伯塔省(Alberta)和安大略省(Ontario)分别拥有最多和第三多的来自中国的投资存量。这只是显示中国对加拿大所有省的重要性以及对加拿大综合了解的迫切需要的其中几个例子。

综上所述,加中经济关系是加中关系的强劲纽带和最具潜力的发展契机。**例如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在2011到2020期间增长了50%,比对所有其他国家贸易增长率16%的三倍还多。**此外,作为贸易、移民和投资产物,知识、技能和文化交流也深刻地改变了像加拿大这样极其依赖贸易的国家的商业和社会形态。加拿大和中国的未来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了解这种复杂双边关系的动态发展和细微变化对于建立一条专属加拿大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加拿大长期利益服务的道路尤为重要。

引言

2020年是加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尽管由于双边关系处于冰冻期，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通常庆祝如此重大的外交里程碑的盛大庆祝活动不能如期举行。加中建交50周年的里程碑突出了两国之间深入且持久的关系。

加中两国之间历史上的渊源可追溯到1970之前。早期的人员、商品和思想的交流甚至早于加拿大建国的时间——1867。

加中经济关系是稳固并且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如果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则是加拿大第三大贸易伙伴。数十亿计的投资跨越太平洋往返于加中两国之间。在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投资中断之前，数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客选择加拿大作为他们的求学和旅游目的地。

本报告——**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贸易、投资与移民**——旨在全面评估中国对加拿大经济影响的规模。本文集合了加中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从国家、区域和行业等各个层面识别和量化了中国对于加拿大的经济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第二部分基于加拿大统计局的公开数据评估了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第三部分考察了投资，首先是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然

后是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本文基于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追踪数据库 (CIUA China-Canada Investment Tracker) 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量化了中国对加拿大投资并评估了其累积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 加拿大统计局分别统计了中国大陆和香港数据。本文的许多图表也分别汇报了这两部分数据。



双边贸易

背景

加拿大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2018年，加拿大贸易占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 一种衡量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重要性的方法——达到了66%。这在G7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位居第二，而且远高于澳大利亚 (43%) 和新西兰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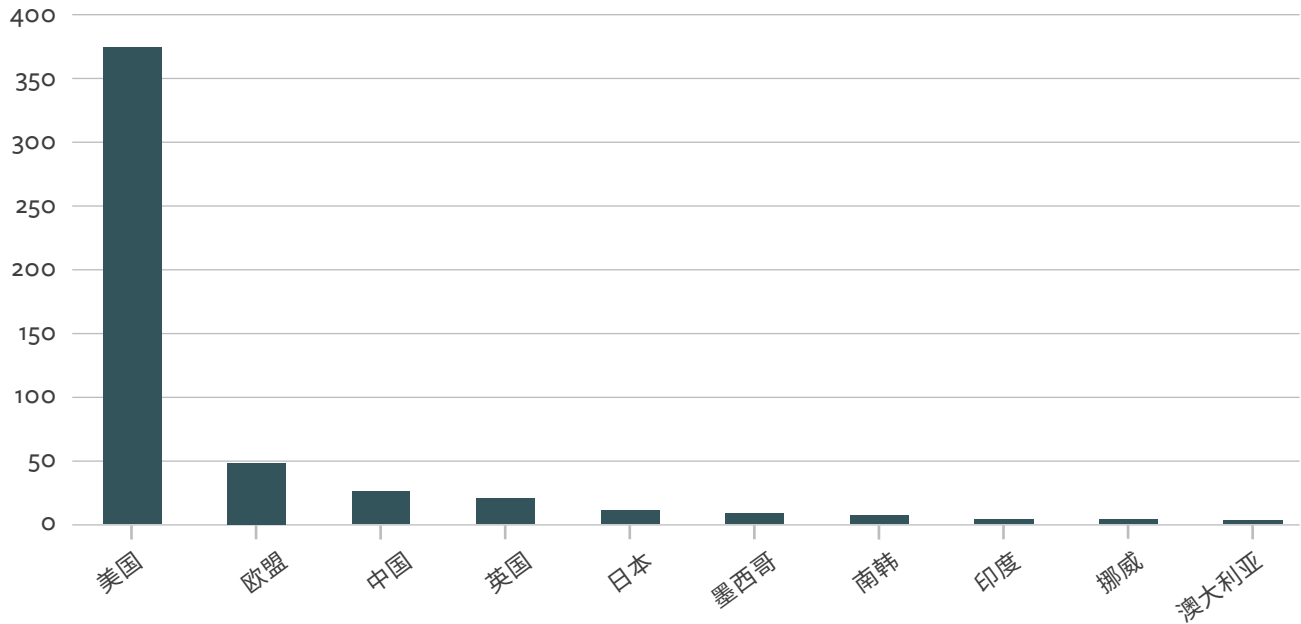
“在2011-2020年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出口增长了50%，而加拿大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商品出口仅增长了16%”

中国是加拿大除美国和欧盟以外最大的单个贸易伙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可能是加中更广泛的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加中双边贸易关系有时候会与政治争端相关联，比如始于2018年底的双边关系恶化导致了在加拿大油菜籽、猪肉和牛肉等方面的贸易争议。然而，加中贸易的核心是增长。重要的是，在2011-2020年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出口增长了50%，而加拿大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商品出口仅增长了16%。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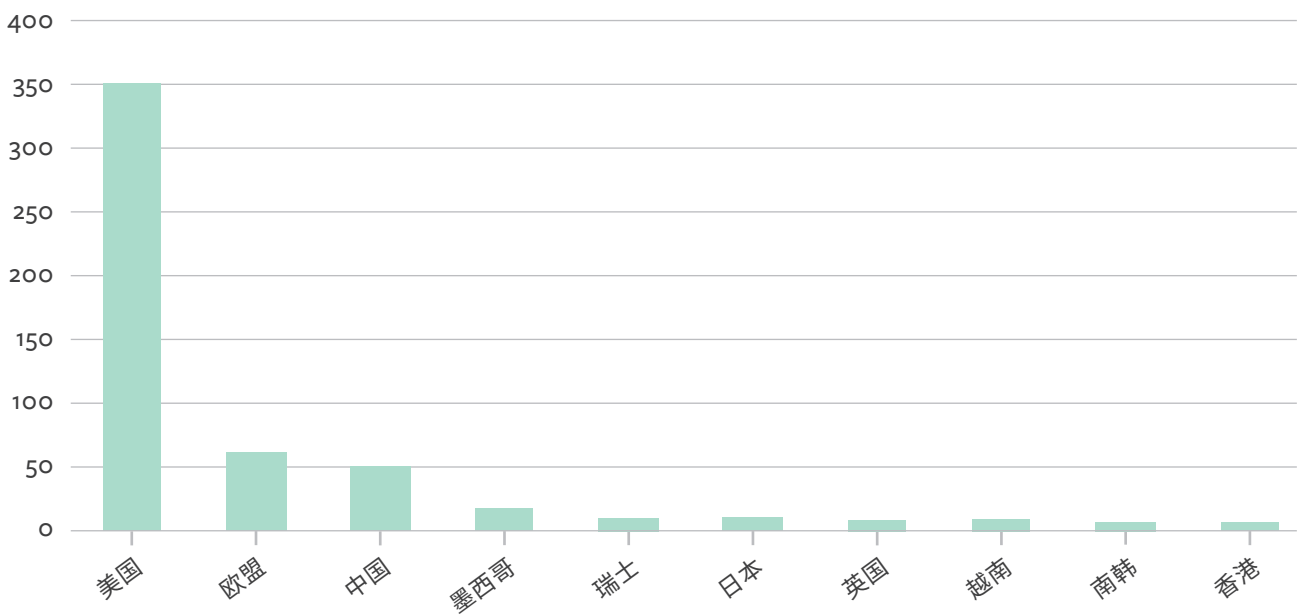
2020年加拿大十大出口国

出口 (十亿加元)



2020年加拿大十大进口国

进口 (十亿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¹

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包含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两部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所需商品的关键供应方，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手机，电子产品，儿童玩具以及近期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²。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加拿大油菜籽、猪肉、煤炭、铁矿和其他主要出口品的主要买家。中国服务贸易尽管在规模上不如商品贸易，但仍然是加中经济关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近几年，随着中国进入加拿大的游客和留学生数量的激增以及加拿大金融机构在中国拓展业务，加中服务贸易有了大规模的增长。

1.1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经济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这是由于加中贸易关系的这一方面对于加拿大经济活动和GDP有着更加直观的影响³。作为参考，本文同时也会呈现并讨论加拿大从中国的进口，尽管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对GDP并没有直接影响^{4,5}，但是，进口对加拿大供应链和消费者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表 1.1.1

加拿大与中国大陆进出口

2011-2020 百万加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总计)	20,680	23,620	26,115	25,239	26,763	28,663	31,899	36,758	32,585	31,662
对中国出口(商品)	18,133	20,368	22,031	204,67	21,419	22,346	24,992	29,076	24,489	26,303
对中国出口(服务)	2,547	3,252	4,084	4,773	5,344	6,317	6,907	7,682	8,096	5,359
进口(总计)	30,716	33,041	34,090	37,941	41,521	40,289	45,401	49,435	50,206	51,937
从中国进口(商品)	28,711	30,952	31,944	35,570	38,963	37,661	42,732	46,358	46,862	49,551
从中国进口(服务)	2,005	2,089	2,146	2,371	2,558	2,628	2,669	3,077	3,344	2,386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⁶

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直接效应分别为316亿加元和33亿加元⁸。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直接GDP贡献为349亿加元。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总出口的直接效应分别为326亿加元和60亿加元。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直接GDP贡献合计为386亿加元⁹。

表 1.1.2

加拿大与中国香港进出口

2011-2020, 百万加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总计)	3,842	3,710	5,798	5,927	5,414	4,084	3,882	5,883	6,037	3,343
对中国香港出口(商品)	2,917	2,553	4,551	4,623	4,025	2,378	2,308	4,067	4,162	1,949
对中国香港出口(服务)	925	1,157	1,247	1,304	1,389	1,706	1,574	1,816	1,875	1,394
进口(总计)	7,920	7,943	7,838	8,149	8,665	8,454	8,829	9,563	9,474	8,602
从中国香港进口(商品)	4,689	4,594	4,148	4,169	4,421	4,116	4,120	4,248	4,179	4,149
从中国香港进口(服务)	3,231	3,349	3,690	3,980	4,244	4,338	4,709	5,315	5,295	4,45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⁷

然而,上述数字并不能捕捉中国通过贸易对加拿大产生的全部经济效应。中国对加拿大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间接地由出口品供应链体系内的加拿大企业所支撑。而且,这些出口活动产生的员工薪酬进一步产生了加拿大经济内部的消费。因此,出口的总体经济效应包括企业从出口获得的直接收入、间接支持出口活动的企业的收入以及由出口产生的员工薪酬而引发的诱发消费。这三项合计被称为乘数效应。

鉴于加中贸易涉及的行业和地区的多样性,准确地估计总的直接、间接和诱发效应是非常复杂的。为了计算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总效应,本文使用了加拿大统计局提供的行业层面的投

入/产出乘数和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数据¹⁰。下文将依次分析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经济影响、出口对就业和工资影响、出口的行业特征及分布、出口的区域特征以及围绕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各种定性问题。最后, 本文呈现了一项加拿大油菜籽出口的案例分析以在行业层面上阐明出口的经济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通常同时汇报2019和2020年的分析结果。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2020年的数据受疫情影响而偏误, 使得其不具备常规情况的代表性。因此, 在这些情况下, 2019年数据将被使用进行估计。

总体经济影响

加拿大统计局企业账户部每年都提供各类经济活动的乘数以及一个包含所有行业的总行业乘数¹¹。这些乘数表明了由特定经济活动产生的衍生效应(包括间接效应和诱发效应)的规模。为了阐明这种效应, 假设一家本地公司出口价值10,000加元的特产饮料, 该饮料使用苹果汁作为原料。为了获得苹果汁, 该公司支付给果汁生产商5,000加元, 果汁生产商进而支付给果园2,000加元用于购买苹果。而且, 这三家企业的员工因为促进这些商业活动获得报酬, 这些报酬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其他商品, 总计3,000加元。当出口该特产饮料时, 出口行为创造的直接效益为10,000加元。然而, 该出口产生的总的经济效益等于上述所有交易的总和, 即, 20,000加元。因此, 在这个情况下, 总的产出乘数等于2。

鉴于当代供应链与产品的复杂性, 对任何行业经济活动的总体经济效应的全面分析要求在不同供应链环节使用不同的乘数。由于缺乏详细的行业数据和受到本报告的研究广度的限制, 本文的行业数据分析不会深入到这一层面, 不过我们会在下文呈现加拿大油菜籽行业的详细的案例分析。

本文计算了加拿大对中国总出口的总体经济效应的两个估计量¹²。第一个估计量使用了总行业乘数——加拿大所有经济活动乘数的加权平均值——乘以加拿大对中国总出口额。第二种方法使用了行业加权平均方法。该方法使用对加拿大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所划分的21个出口商品种类的最适用的乘数^{13, 14, 15}。

就出口而言，对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种类使用行业特定乘数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比使用包括加拿大所有出口商品种类的总行业乘数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大。加拿大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的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的总商品出口额为233亿加元¹⁶。使用总行业乘数估计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为451亿加元，然而使用行业方法估计得到的总体经济效应为478亿加元。这意味着对中国各行业出口产生的总体经济效应高于出口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估算得到的经济效应。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中都存在这一差别。

本文使用总行业乘数效应方法估计得到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总体经济效应为721.4亿加元。基于分行业乘数

“基于分行业乘数方法得到的总的经济效应为769亿加元”

方法得到的总的经济效应为769亿加元。后者可能更加准确，因为它解释了对中国出口的行业和出口活动的特定组成。在这一效应中，560.3亿加元来自商品贸易，208.6亿加元来自服务贸易。对中国大陆出口的总的经济效应为644.8亿加元，剩余的124.2亿加元是对中国香港出口的总的经济效应，而对中国香港的出口中部分商品可能最终的目的地是中国大陆。总结来说，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行为的乘数是2.064。

1.2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就业和工资影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估算得到2009至2015年间由国外最终需求产生的国内就业比重介于19.4%与20.5%之间, 这是目前最新的可得数据¹⁷。基于这些数据以及假设由出口到某一国家所支撑的就业岗位与出口到该国的出口所占比重成比例, 本文计算得到2015年中国需求支撑了加拿大137,370个就业岗位¹⁸。这包括由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品需求直接和间接产生的就业。假设在之后的年份中出口创造的就业占国内总就业的比重保持不变, 使用更新的贸易和就业数据, 本文估算得到2019和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为加拿大分别创造了149,227和176,392个就业岗位¹⁹。

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20年9月的贸易报告称, 使用2016年供给与使用数据估算得到与对中国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为182,026个²⁰。该文提到, 加拿大统计局没有直接估算与对中国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数量, 但是, 他们估算了由总出口支撑的总的就业岗位²¹。因此, 该报告通过假设对中国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总出口比重成比例估算得到上述结果。该文使用的来自供给与使用表的总就业数据超过行业表格中劳动力特征一栏中报告的数量²²。由此开始, 本文使用更小的数据以获得更加保守的关于就业数量的估计。

OECD数据表明真正的就业数量可能更高。尤其是, 他们的数据显示了由美国对加拿大产品的需求产生的加拿大就业占总就业比重显著少于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因此, 其他国家需求所支撑的就业比重高于对其他国家出口比重。伴随着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出口在2009至2015年间从3.11%增长至3.86%, 由中国需求支持的加拿大境内就业比重从4%增长至7.7%。基于这些数据并且排除任何关于出口比重与由出口支持

的就业比重之间成比例的假设, 本文计算得到2015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在加拿大创造了274,028个就业岗位。假设与国外需求相关的境内就业比重保持在19.4%与20.5%之间以及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品需求比重保持在7.7%, 本文计算得到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出口在2019和2020年在加拿大分别创造了292,378和277,188个就业岗位。

而且, OECD估算得到2009至2015年间由国外最终需求创造的国内员工薪酬比重在20.2%和21.4%之间。这意味着与出口相关的就业的总薪酬超过了加拿大员工的中位数水平的总和²³。本质上, 那些从事与出口相关工作的人员, 包括对中国出口, 挣得的平均收入超过加拿大整体的平均收入。与加拿大中位数收入相比的收入溢价大约是4.5%。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和2019年平均个人收入为47,300加元²⁴, 从中我们可以计算得到由中国最终需求导致的就业的平均收入为49,428加元。因此, 我们可以估算得到对中国大陆出口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就业产生的总工资效应在2015年为135亿加元, 在2019年为145亿加元, 在2020年为137亿加元。

基于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估算得到与中国香港对加拿大商品和服务需求相关的加拿大就业岗位在2015年24,912个, 在2019年为26,580个, 在2020年为25,199个。进一步地, 总的工资效应在2015年为12.3亿加元, 在2019年为13.1亿加元以及在2020年为12.5亿加元。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的总的(直接+间接+诱发)就业和工资效应在2015年是298,940个就业岗位和148亿加元工资收入, 在2019年是318,958个就业岗位和158亿加元工资收入, 在2020年是302,387个就业岗位和149亿加元工资收入²⁵。

由于最新可用的OECD数据到2015年, 这些估计量可能不能精确反映潜在影响的年度变化。鉴于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加拿大整体的出口扩张, 这些估计量很可能会低估2019

“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支撑的加拿大就业岗位估计为365,915个”

和2020年的就业和工资效应。尤其是,2019年的就业估计——318,958个就业岗位——与使用总行业就业乘数乘以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总出口额计算得到的就业估计量接近。使用后者估算得到的就业量为367,784个。当

我们把总出口细分到行业并且乘以行业相关的投入产出总就业乘数,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支撑的加拿大就业岗位估计为365,915个。

鉴于基于OECD数据估算得到的2019和2020年就业数量很可能低估真实的就业数量,上述更大的估计量可能可以提供过去几年更加准确的估计。基于行业相关乘数计算得到的2019年就业估计与基于OECD数据估算得到的2015年就业相比多了22%。同一时期,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总出口增长了20%(从322亿加元增长至386亿加元)。这合理地说明使用行业相关的乘数计算得到的2019年就业与中国作为加拿大出口目的地的角色变化相符。相应地,使用行业相关乘数估算得到的2019年工资效应总计180亿加元。

“2019年工资效应总计180亿加元”

1.3 商品贸易

中国作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毫无疑问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目前是也将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但是中国是加拿大许多行业重要的出口市场。

表 1.3.1

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出口²⁶

2011-2020, 百万加元

商品贸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对中国大陆的总商品出口	18,133	20,368	22,031	20,467	21,419	22,346	24,992	29,076	24,489	26,303
年增长率		12%	8%	-7%	5%	4%	12%	16%	-16%	7%
对香港出口(商品)	2,917	2,553	4,551	4,623	4,025	2,378	2,308	4,067	4,162	1,949
年增长率		-13%	78%	2%	-13%	-41%	-3%	76%	2%	-5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²⁷

上述表格呈现了过去十年加拿大对中国以加元衡量的出口额。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商品出口在2020年达到了283亿加元,自2011年开始年均增长率达到5%。基于前文计算的就业和工资效应,我们估算得到中国对加拿大商品出口2019年为加拿大创造了220,000个就业岗位。

纸浆业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行业,占总出口12%。前五大出口行业还包括铁矿开采业(11%)、动物屠宰和处理业(7%)、淀粉和植物脂肪与油制造业(6%)以及油籽种植业(6%)。

铁矿石及其浓缩物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单类商品,占总出口的11%,其次是化学木浆(8%)、油菜籽(6%)、猪肉(6%)和菜籽油(4%)。

表 1.3.2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2020年总出口	占全国出口比重
纸浆业	2,933	12%
铁矿开采业	2,812	11%
动物屠宰和处理业	1,845	7%
淀粉和植物脂肪与油制造业	1,678	7%
油籽(除大豆)种植业	1,556	6%
铜、镍、铅和锌矿开采	1,064	4%
小麦种植业	953	4%
干豌豆和豆角种植业	948	4%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849	3%
煤炭开采业	731	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8,29}

表 1.3.3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十大产品

2020, 百万加元

	2020年总出口	占全国出口比重
铁矿石及其浓缩物	2,565	10%
化学木浆	1,691	7%
油菜籽	1,446	6%
猪肉	1,112	4%
菜籽油	1,069	4%
铜矿石及其浓缩物	1,034	4%
小麦以及小麦与黑麦混合物	952	4%
豌豆(烘干且去皮)	934	4%
半化学木浆	849	3%
烟煤	731	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³⁰

商品贸易（地区/省级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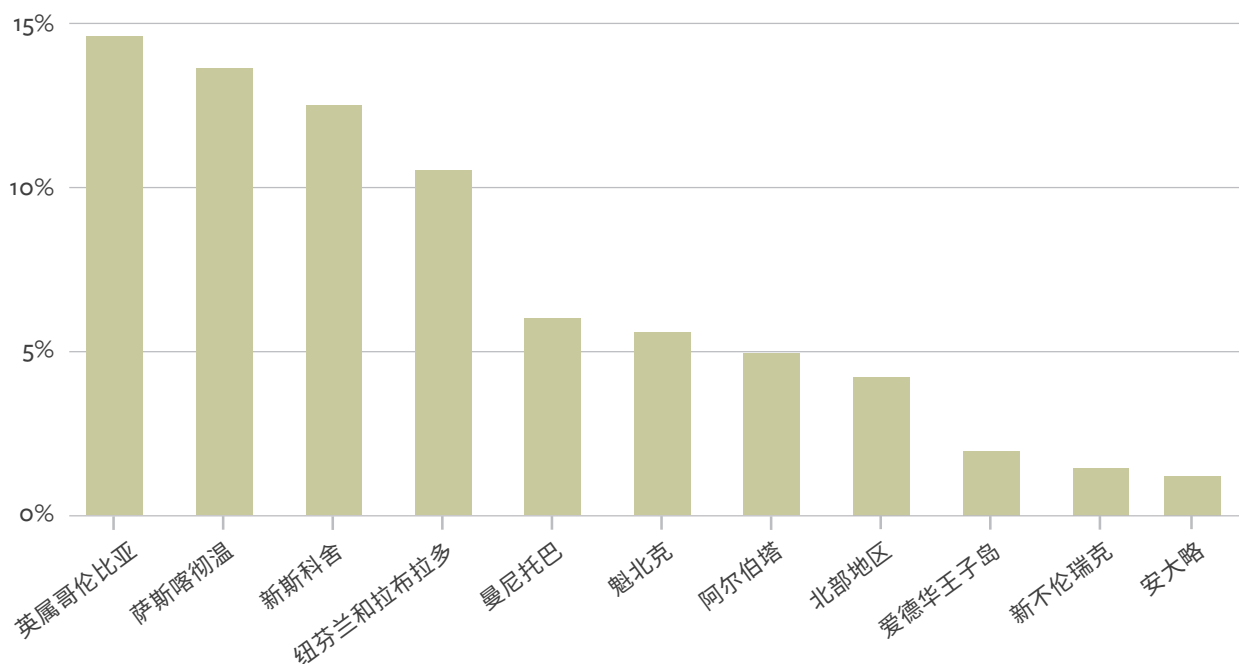
加拿大统计局构建了6个地理区域以进行数据报告³¹，包括英属哥伦比亚省、三大地区、草原三省、安大略、魁北克以及大西洋地区。

草原三省（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38%。英属哥伦比亚省占24%——是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单个省份，紧随其后的是魁北克省（19%）和安大略省（11%）。大西洋地区（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爱德华王子岛省以及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占8%。比较而言，大西洋地区占加拿大GDP比重仅为5.5%。这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出口表现高于全国平均值。三大地区（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仅占0.4%。

有趣的是，2020年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占该省总出口比重最大，达到14%。其次分别是萨斯喀彻温省（14%）、新斯科舍省（12%）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11%）。

图 1.3.1

2020年各省对中国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³²

表 1.3.4

加拿大按地区分与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平衡

2020, 百万加元

	草原三省	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	英属哥伦比亚省	三大地区	大西洋地区	总计
总出口	9,646	2,755	4,795	5,974	106	1,942	25,129
总进口	5,122	45,710	11,416	13,455	0.072	800	76,503
贸易平衡(中国)	4,524	-42,995	-6,621	-7,482	-106	1,143	-51,285
总出口(香港)	269	950	342	252	0.00035	92	1,904
总进口(香港)	29	333	113	92	N/A	5	572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33,34}

草原三省

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分别占总出口的18%和16%)是草原三省中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推动者。曼尼托巴省占4%。

正如预期,农业是草原三省出口的最主要行业。淀粉、植物脂肪和油制造业占17%,其次是油菜籽种植业(16%)、干豌豆和豆角种植业(10%)、小麦种植业(9%)以及纸浆业(8%,前五大出口行业中唯一的非农产品行业)。

表 1.3.5

草原三省对中国的进出口

2020, 百万加元

	阿尔伯塔省	萨斯喀彻温省	曼尼托巴省
总出口	4,557	4,138	952
总进口	3,423	411	1,288
总出口(香港)	239	25	5
总进口(香港)	22	2	5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³⁵

类似地，农产品是加拿大草原三省对中国出口中规模最大的商品。2020年前五大出口商品依次是油菜籽（15%）、菜籽油（11%）、豆类蔬菜（10%）、小麦（9%）以及钾矿物或化肥（7%）³⁷。

TABLE 1.3.6

草原三省对中国出口的十大商品

2020, 百万加元

	2020 总出口	比重
淀粉、植物脂肪和油制造业	1,670	17%
油菜籽种植业	1,547	16%
干豌豆和豆类种植业	940	10%
小麦种植业	915	10%
纸浆业	779	8%
其他非金属矿产开采业	677	7%
动物屠宰和处理业	599	6%
其他粮食种植业	570	6%
其他有机化学品制造业	509	5%
树脂和合成橡胶制造业	295	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³⁶

安大略省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11%，位列单个省份对中国出口规模第五，低于英属哥伦比亚省、魁北克省、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

尽管其他加拿大主要出口省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到中国，但是安大略省的出口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是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占全省对中国出口的13%。其次分别是制药业(10%)、动物屠宰/处理业(7%)、导航/测量/医疗/控制仪器制造业(5%)以及树脂和合成橡胶制造业(5%)。

表 1.3-7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2020 总出口	比重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366	13%
制药业	275	10%
动物屠宰/处理业	190	7%
导航/测量/医疗/控制仪器制造业	145	5%
树脂和合成橡胶制造业	135	5%
大豆种植业	118	4%
商业/服务机械制造业	104	4%
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造业	102	4%
动物食品制造业	101	4%
工业机械制造业	80	3%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³⁸

乘用车(占全省对中国出口的13%)是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 其次是药品(9%)、猪肉(5%)、大豆(4%)以及宠物食品(4%)³⁹。

安大略省对中国出口的行业和产品种类分布极广。21%的出口在规模最大的25个行业之外, 35%的出口在规模最大的25类商品之外⁴⁰。

魁北克省

魁北克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19%，在单个省份中仅次于英属哥伦比亚省。

魁北克省对中国出口高度集中在铁矿和动物屠宰/处理业中，分别占40%和21%。其他主要出口行业的占比有显著下降：商业/服务机械制造业占5%，纸浆业占4%，航天产品/零部件制造业占4%。

相似地，铁矿石及其浓缩物占魁北克对中国出口的40%，其次是猪肉（18%）、地面飞行训练/飞行模拟器（4%）、直升机/飞机/航天器（4%）以及乘用车（3%）⁴²。

表 1.3.8

魁北克省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2020 总出口	比重
铁矿石	1,908	40%
动物屠宰/处理业	988	21%
商业/服务机械制造业	255	5%
纸浆业	191	4%
航天产品/零部件制造业	189	4%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129	3%
钢铁厂/铁合金制造业	121	3%
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造业	113	2%
导航/测量/医疗/控制仪器制造业	109	2%
锯木业和木材保存	90	2%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⁴¹

英属哥伦比亚省

英属哥伦比亚省是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单个省份, 占全国24%。

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高度集中在纸浆业, 占31%。前五大出口行业的其他四个行业分别是铜/镍/铅/锌矿业(17%)、煤炭开采业(12%)、锯木业(9%)以及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5%)。

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商品分别是化学木浆(27%), 铜矿石及其浓缩物(17%), 煤炭(12%), 木材(9%)以及乘用车(6%)⁴⁴。

表 1.3.9

英属哥伦比亚省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2020 总出口	比重
纸浆业	1,888	32%
铜/镍/铅/锌矿业	1,022	17%
煤炭开采业	705	12%
锯木业	555	9%
汽车/轻型机动车辆制造业	321	5%
伐木业	190	3%
金银矿业	189	3%
海产品制备与包装业	141	2%
捕鱼业	96	2%
造纸业	91	2%

数据来源: 加拿大统计局⁴³

大西洋地区

大西洋四省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8%。在省级层面,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居于领先地位, 占4%, 其次分别是新斯科舍省(3%), 新不伦瑞克省(1%)和爱德华王子岛省(0.13%)。

截至目前, 铁矿业是大西洋地区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行业, 占41%。其次分别是海产品制备与包装业(21%)和捕鱼业(19%)。除此以外, 前五大出口行业还包括纸浆业(4%)和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造业(3%)。

大西洋地区对中国出口的前五大商品分别是铁矿石及其浓缩物(占该地区对中国出口的41%), 甲壳类(32%), 冷冻鱼(4%), 镍(3%)以及化学木浆(3%)⁴⁷。

表 1.3.10

大西洋地区分省份与中国进出口贸易

2020, 百万加元

	新不伦瑞克省	新斯科舍省	爱德华王子岛省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总出口	144	658	40	1,108
总进口	225	514	3	58
总出口(香港)	16	31	5	40
总进口(香港)	>0	5	>0	>0

数据来源: 加拿大统计局⁴⁵

表 1.3.11

大西洋地区对中国出口十大行业

2020, 百万加元

	2020 总出口	比重
铁矿业	799	41%
海产品制备与包装业	413	21%
捕鱼业	370	19%
纸浆业	72	4%
非铁金属(除铝)冶炼和精制造业	67	4%
油气萃取业	56	3%
小麦及小麦与大麦混合物	41	2%
豌豆(烘干且去皮)	38	2%
半化学木浆	13	1%
烟煤	11	1%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⁴⁶

三大地区

三大地区(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努纳武特地区)对中国出口仅占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0.4%。2020年努纳武特地区的铁矿业几乎占了三大地区铁矿及其浓缩物出口的全部。

表 1.3.12

三大地区对中国出口五大行业⁴⁸

2020, 百万加元

	2020 总出口
铁矿业	105,527,918
仪器制造业	297,850
商店零售业	35,500
机械制造业	5,686
航天制造业	632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⁴⁹

1.3.1 加中相互依存，难分难解

当涉及到贸易时，数据通常不能表达全貌，这一点对中国也不例外。下文关于加拿大商品贸易的思考阐明了中国作为加拿大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也概述了加拿大尝试多样化或者脱离与中国关系的努力所面临的困难。

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包括出口与进口）在过去30年间实现了压倒性的上升。尽管受到最近紧张的政治关系和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仍然实现了7%的增长。尽管这是由于上一年的显著下降（-16%，主要由于农产品出口下降导致）⁵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论证两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关系的韧性。作为比较，2020年加拿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占加拿大总出口的4.8%，然而对印度出口只占0.7%⁵¹。

然而，民意投票结果显示加拿大人对加中贸易关系持警惕态度。2021年1月公布的Nanos/CTV新闻频道民意测验结果显示，45%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应该减少与中国的贸易，仅10%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增加与中国的贸易量，28%的人认为应该保持当前水平。此外，17%的加拿大人表示不确定⁵²。早前一项于2020年7月21日公布的Ipsos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2%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应该降低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从而转向其他国家以实现多样化（35%强烈同意这一观点，47%在一定程度上同意）⁵³。

“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商品消费以及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使得加拿大很难[关掉水龙头]”

这是难以调和的。紧张的政治关系并不总是反映在两国的经济关系中。号召降低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也不是那么容易变成现实。尽管专家们经常讨论收缩与中国的贸易的想法,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商品消费以及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使得加拿大很难“关掉水龙头”⁵⁴。

这也并不意味着贸易多样化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出口多样化战略制定了富有雄心的目标,预期通过到2025年增加50%的海外贸易以扩张贸易。该战略声明:“多样化是当务之急”,“这不会停止直到加拿大成为全球贸易中心以及世界上最四通八达的、稳定的、可预测的、创新的和被需要的市场⁵⁵。”加拿大现存的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全面经贸协定(CETA)、跨太平洋全面进步协定(CPTPP)以及加美墨贸易协定(CUSMA)——将毋庸置疑地扮演重要角色。这意味着,任何关于早日脱离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公众预期都应该结合实际情况。

1.3.2 加拿大对中国进口品/投入品的使用

本小节尚未讨论的加中贸易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中国进口品(及投入品)对加拿大消费者和企业的重要性。与加拿大出口相似,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在过去几十年内同样实现了大幅增长。2020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占加拿大总进口的14%,这一比重在2019年仅为3%。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为抗击新冠疫情而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和PPE数量激增。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20年的一份关于加拿大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的报告显示了中国的重要性⁵⁶。中国是许多国际贸易商品的主要供应者,正如该报告指出的,在所有5,428种HS-6位产品中,中国在448种产品上占据主要市场份额(50%)⁵⁷。相较而言,美国仅在101中商品上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该报告还指出,中国是“有限供应商品”的重要来源。有限供应商品指的是加拿大从

三个以下国家进口该商品,或者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大于0.81(这大致意味着90%的市场份额来自单一来源)⁵⁸。

同时,该报告还强调,中国供给加拿大商业的资本品(比如工厂机器设备)和中间品数量与日俱增,这促进了加拿大国内的生产活动。2000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中消费品占57%,这与中国作为亚洲供应链最终组装点的现实相符。加拿大从中国进口品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分别是16%和27%。到2019年,从中国进口消费品比重下降至41%,资本品和中间品比重分别增长至26%和32%。就经济效应而言,这些行为使得加拿大厂商能够在国内消费和出口的供应链中做出附加值贡献,并进而为GDP做出贡献。

正如预期,某些行业对使用中国进口品作为投入品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行业。加拿大手持工具、电气设备、电脑零部件以及小型电器制造业对中国投入品的依赖程度尤其高。截至2016年,小型电器零部件中的36%来自中国进口。鉴于小型电器普遍存在于加拿大97%的行业中,这个投入品集中程度很高的领域的中断会对整个经济体中造成影响。

一般而言,消费品进口的贸易中断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和价格上升。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消费品(例如,玩具、游戏和运动装备)不容易从其他厂商获得,从而使得他们很难被替代⁵⁹。对资本品而言——那些能帮助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有形商

“消费品进口的贸易中断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和价格上升”

品,失去中国进口品将对机械和设备制造业——生产重要的“电脑、电脑周边产品和零部件以及其他通讯设备”造成毁灭性的影响⁶⁰。对中间品而言,中国商品占加拿大总的中间投入品的47%(21,793)。尽管有人可能会打赌说,在某些情况下,加拿大

企业可以选择其他产品替代中国投入品。“任何贸易中断导致的相关企业非自愿选择其他产品替代21,793种中国投入品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率下降,并最终损害加拿大厂商和消费者⁶¹。”

尽管出口的益处更容易量化,中国进口品对加拿大消费者、商业和供应链的重要性也不能被低估。尽管减少从中国进口可能会使加中贸易平衡对加拿大更加有利,但是这毫无疑问会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并且使加拿大企业遭遇潜在的供应链中断。

1.4 衍生效应：油菜籽行业的案例分析

加拿大油菜籽行业长久以来就和中国市场相互联系。中国已经同时成为加拿大生产者痛苦和收益的来源。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行业所具有的广泛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启示使得其成为一个与本报告相关的案例分析。油菜籽——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加拿大——是全球闻名的有用且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原料和新兴的生物燃料来源⁶²。

油菜籽是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出口产品,给加拿大生产商和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LMC国际(加拿大油菜籽委员会委托的一家咨询公司)指出,在2016/17至2018/19的三年间,加拿大油菜籽行业的年度经济效应为299亿加元⁶³。该行业同时提供了207,000个就业岗位,支付工资总额达到120亿加元。

2020年,加拿大油菜籽委员会报道称,油菜籽播种面积为2080万英亩,产出1880万吨。国内处理(压榨)产生450万吨菜籽油和

5.79吨菜粕。累计出口为1180万吨油菜籽(价值63亿加元), 340万吨菜籽油(价值37亿加元)以及500万吨菜粕(价值119亿加元)⁶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植物油消费国。加拿大对中国油菜籽出口在2020年达到31亿加元⁶⁶, 仅次于美国的37亿加元, 远远超过欧盟(13亿加元)、日本(13亿加元)和墨西哥(7亿9710万加元)。出口至中国的油菜籽重达260万吨(占全国总出口的22%, 在所有出口市场中排名第一), 菜籽油总计110万吨(占32%), 菜粕总计150万吨(占30%)⁶⁷。

表 1.4.1
分国别油菜籽出口

2020, 加元



数据来源: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⁶⁵

出口中断

自从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放油菜籽市场, 加拿大油菜籽对中国出口规模增长迅速。仅有的中断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周期性的进口限制有关。

中国此前曾在2009和2016年两度对加拿大油菜籽颁布禁令, 理由是人们对黑胫病的担忧⁶⁸。上述两次禁令最终得到了解决。不过, 最近一次出口中断, 也有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一次, 发生在2019年。中国撤销了加拿大两家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商——Richardson和Viterra——的出口许可证。据加拿大油菜籽理事

会报道, 这次中断导致加拿大油菜籽行业在2019年3月至2020年8月期间由于销量损失和价格下降损失了大约15.4至23.5亿加元⁶⁹。

中国政府对这次禁令的官方解释是出口到中国的油菜籽中发现了诸如菌类的有害生物⁷⁰。这次禁令的真实原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它发生在华为CFO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在温哥华扣留事件的仅仅几个月之后⁷¹。观察者将这两次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断定这次禁令是由政治因素驱动的。加拿大总理Justin Trudeau甚至声称中国是在“找借口”, 这种限制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行为是“不公平的”⁷²。

尽管油菜籽整体出口已经开始恢复, 但禁令仍在持续当中(两家出口商的油菜籽出口许可证仍处于暂停中)⁷³。比如, 2020年对加拿大农产品生产者是非常利好的一年, 他们从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中获益⁷⁴。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 菜籽油和菜粕并没有受到禁令的影响。

TABLE 1.4.2

加拿大油菜籽出口

年份	出口(吨)
2020	20 million
2019	16 million
2018	18 million
2017	19 million
2016	16 million

数据来源: 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⁷⁵

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行业利益相关者应该对中国感到自满。比如, 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在其2021年新的市场准入战略中强调了贸易多样化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需要更多的政府资源以在亚洲实现市场多样化和创造贸易可预测性”⁷⁶。显然, 这需要同时取得行业和政府的支持以促进贸易多样化达到必要的水平并扩展进入新市场。

尽管禁令仍在持续中, 但价值数十亿加元的中国市场现在是也将继续是加拿大油菜籽行业的核心市场。尽管该行业可能面临短期的障碍和/或中断, 但是总体的发展轨迹(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收益) 已经被证明是正面的。

累积经济影响

前文提到的LMC报告总结称,在2018-19财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占加拿大总出口100亿加元中的31.87亿加元,直接经济影响总计121.8亿加元,累积经济效应——包括间接和诱发效应——总计277亿加元⁷⁷。因此,如果加拿大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直接经济效应与累积效应成比例,那么在2018-19财年,中国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为加拿大带来的经济效应总计72.5亿加元。这意味着间接和诱发效应比直接效应大1.27倍,总的行业乘数为2.27。这显著高于对中国出口的总行业乘数(2.064)。

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在2018-19财年,油菜籽行业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60,000个。然而,如果把间接和诱发消费效应考虑之内,油菜籽行业为加拿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至142,000个。如果包括那些为油菜籽种植提供帮助的农场家庭成员,这一数值将会更高,高达204,000个。基于油菜籽行业对中国出口的收益比例,我们可以计算得到对中国油菜籽出口为加拿大创造了142,000个就业岗位中的37,500个。

我们需要指出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油菜籽出口的间接和诱发效应很可能比其他行业高,这是由于油菜籽行业的年平均工资为86,000加元,这几乎是加拿大平均工资的两倍。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油菜籽行业的乘数效应(2.27)高于对中国出口的整体行业(2.064)。

1.5 务贸易

在过去十年间，加拿大对中国的服务出口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在2020年之前服务出口翻番超过34%。很显然，COVID-19疫情严重阻碍了国际旅行，也随之减少了教育和旅游出口。最近几年，旅行出口——包括旅游和教育出口——已经成为目前为止对中国服务出口中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类别。旅行出口的三分之二（约45亿加元）由教育出口组成，三分之一（约22亿加元）由旅游出口组成。由于更多地集中在商务服务出口，而商务服务不像教育和旅游那样受旅行限制影响较大，加拿大对香港的服务出口受疫情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严重。

表 1.5.1

加拿大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

2011-2020, 百万, 加元

服务贸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服务出口总量 (中国大陆)	2,547	3,252	4,084	4,773	5,344	6,316	6,907	7,682	8,096	5,359
同期百分比变化		28%	26%	17%	12%	18%	9%	11%	5%	-34%
旅行(出口)	1,690	2,099	2,924	3,679	4,185	4,983	5,505	6,002	6,333	
商务服务出口	386	583	491	505	546	597	617	791	798	
交通及政府服务(出口)	471	570	669	588	613	736	785	889	964	
服务出口总量(香港)	924	1,156	1,247	1,305	1,389	1,705	1,574	1,816	1,875	1,394
同期百分比变化		25%	8%	5%	6%	23%	-8%	15%	3%	-26%
旅行(出口)	220	229	249	250	293	322	305	363	379	
商务服务出口	252	278	344	385	429	720	570	618	622	
交通及政府服务(出口)	453	649	655	670	667	663	700	835	874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⁷⁸

*2020年服务贸易子类别数据尚不可得

尽管体量小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是加中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方面。加拿大服务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旅游、金融服务以及主要由加拿大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留学的中国国际学生构成的教育。这些为加拿大带来了数亿加元的收入,而且促进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社会文化出口也是加中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之间商品和服务贸易甚至投资的往来。比如说,很多在加拿大的中国国际学生最后会移民加拿大,从而对加拿大经济带来长期的正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根植于对中国服务出口的社会和文化出口的重要性。

在讨论对中国服务贸易对加拿大经济总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本章首先考察加拿大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在部门和区域层面上的影响。

1.5.1 教育

加拿大是教育出口大国。2018年,加拿大政府和独立研究机构估计国际学生在学费、食宿费以及其他方面的总花费超过220亿加元。这些花费支持了加拿大近22万份工作⁷⁹。由于国际学生的花费代表着海外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所以被算作加拿大教育服务的出口。事实上,跟传统出口,比如,小麦、海鲜、煤和铁,

**“教育服务是
当年加拿大最大
的出口项目”**

国际学生对加拿大的贡献更多。根据2019年加拿大统计局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教育服务是当年加拿大最大的出口项目,排在数据库中的所有21种出口商品(包括矿物质、纸浆)之前,也超过了其他种类的服务贸易出口。

根据加拿大移民局统计, 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国际学生达**169,905人**, 占加拿大2019年所有国际学生总数的**26.2%**。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数字低于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所估计的180,000人。2019年, 这些花费转化成了价值**57.2亿加元**的对加拿大经济的直接贡献, 支持**57,000份工作**。2018年, 国际学生对加拿大总的税收贡献为37亿加元,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学生贡献了8亿加元。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很多关于中国学生对加拿大的影响的分析并没有考虑来自香港的学生, 这使得这些分析中的相关数字产生了一些变化。

区域和行业特征

中国留学生并不是均匀遍布加拿大, 他们的分布与国际学生在加拿大的总体分布也不太一致。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相比, 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更多的集中在英属哥伦比亚省, 然而, 他们大多数在安大略省学习。在加拿大最大的大学——多伦多大学, 2019年中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二⁸⁰。约克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紧随其后, 分别拥有第二多和第三多的中国留学生⁸¹。

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提到中国留学生的时候并不仅仅指大学生。实际上只有45%的中国学生持有大学的学习许可⁸²。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学院和技术学校, 甚至有些留学生在小学和中学为将来进入大学学习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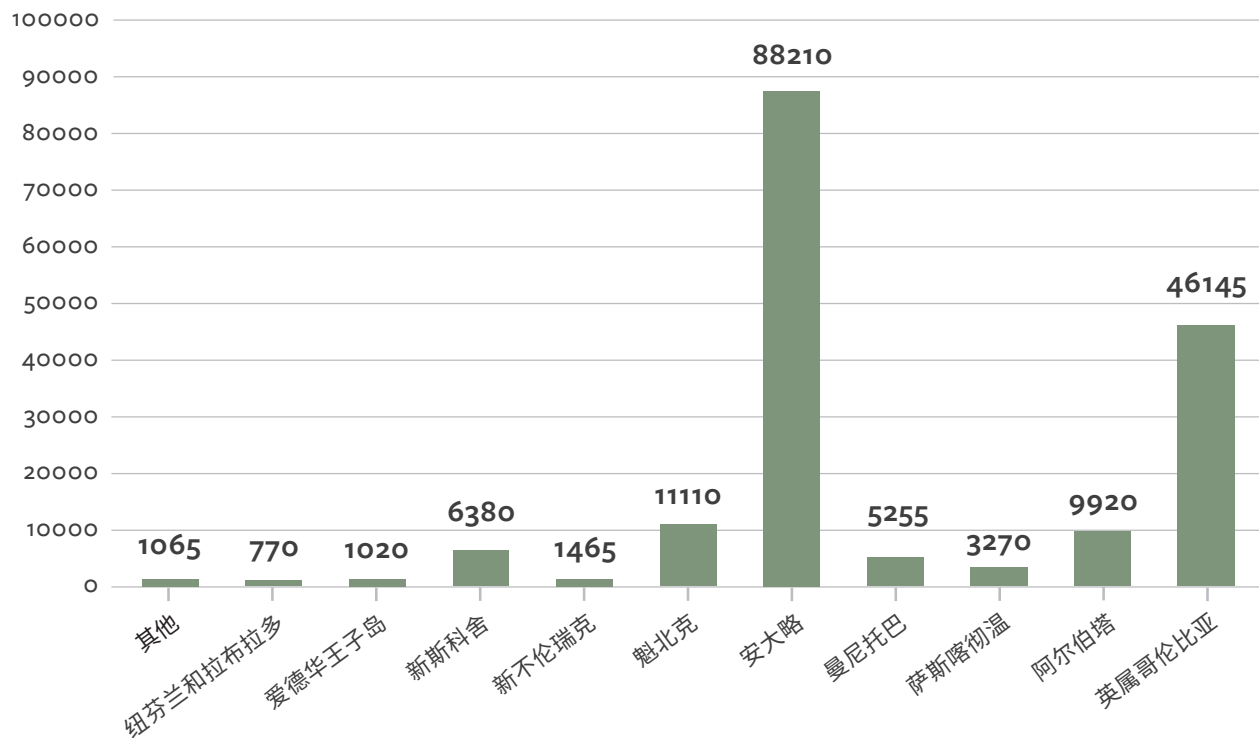
图1.5.1显示了2018年加拿大各省持有学生签证的中国国际学生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 如图1.5.2所示, 英属哥伦比亚省、新斯科舍省、爱德华王子岛省以及安大略省人均拥有的中国学生数量最多。在英属哥伦比亚省, 庞大的中国社区和与中国相对临近使英属哥伦比亚省十分受中国学生的欢迎。同样, 2019年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多伦多大学被认为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加拿大大学, 是安大略省的中国留学生比例高企的重要原因⁸³。

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由于低人口基数似乎是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留学生高度集中在某几个学科中⁸⁶。2017年，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是商科(39%)，其次是理科、工程和数学(34.5%)以及社会科学(22.6%)。相比之下，只有13%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选择商科。

图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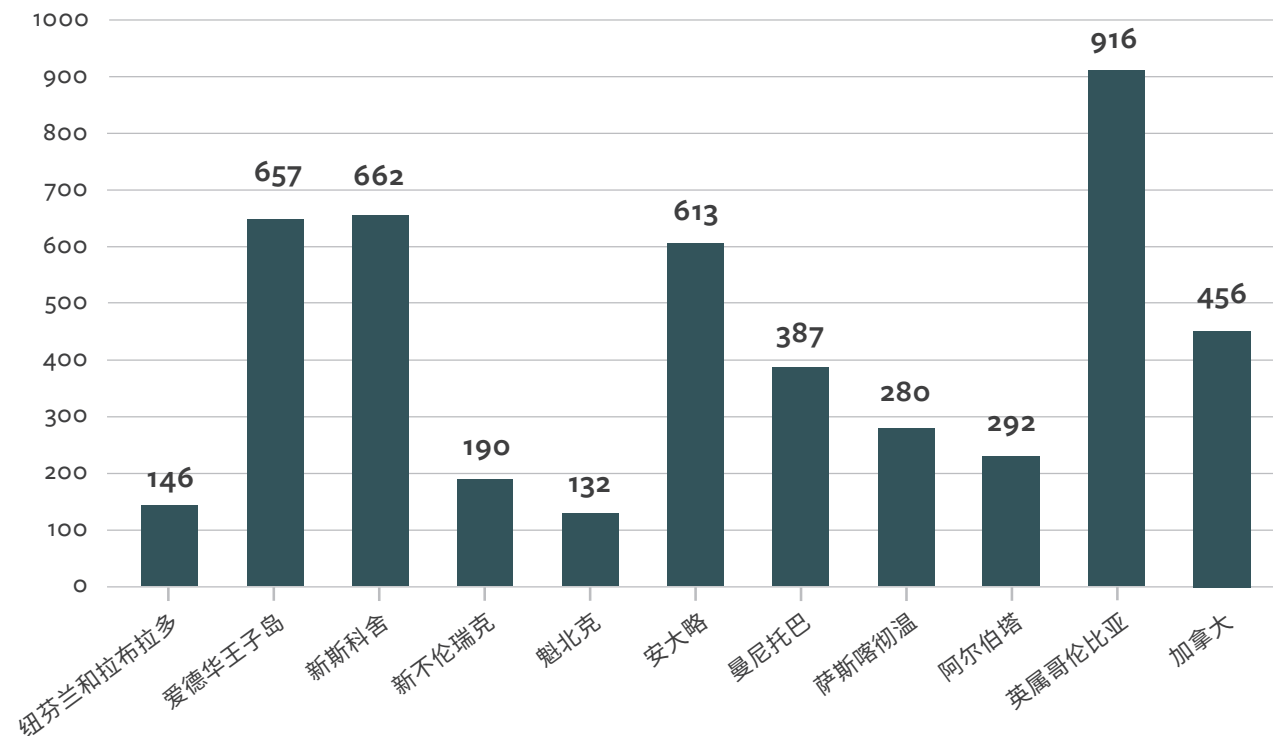
2018 各省中国学生数量



数据来源:加拿大移民局(IRCC)⁸⁴

图 1.5.2

2018 各省每十万人中国学生数量



数据来源：加拿大移民局 (IRCC)⁸⁵

研发收益

中国和加拿大长期以来在研发方面有着牢固的合作关系。尽管研发在近几年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两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了清洁能源、交通、纳米科技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例如，阿尔伯塔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一个旨在通过可持续能源进步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未来能源与环境联合研究中心⁸⁷。

加拿大大学的研究获益还体现在中国研究生参与的科研和企业的资金支持。例如，加拿大科学与工程研究学会 (NSERC) 于 2021 年与华为加拿大合作在加拿大大学寻找合作伙伴以支持尖端计算机与电气工程方面的研究⁸⁸。至于在加拿大工作的中国研究者，Paulson Institute 估计中国研究者占了加拿大先进 AI 技术的研究人员的三分之一⁸⁹。

然而,与中国合作进行研究现在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华为在加拿大大学的资金支持是个显著的例子,因为比起教授领头的科研合作更容易追踪。关于这个话题,一些人的关注点在于研发合作追踪缺乏监管框架⁹⁰,这种缺乏抑制了加中学术合作成果的知名度。对于华为近期与NSERC的合作,一些专家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这种方式的合作最终会允许华为以低成本获取价值不菲的知识产权而给加拿大造成损失。然而,由于缺乏能够推进尖端技术项目的潜在合作者的,加拿大可能需要这样的合作来促进这些领域内的科研。智能光子领域的加拿大首席科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 Roberto Morandotti教授认为在他的领域只有思科(Cisco)和华为是稳定可靠的合作者。把华为排除在外意味着“不做项目,不发展任何知识产权,不支付学生收入,并且不支持加拿大经济”⁹¹。

加拿大中国国际学生数量下降风险

目前的数据覆盖了2019年之前十年,刻画了在“正常”形势下加拿大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情况。然而,衡量双边关系以及疫情对未来趋势的潜在影响也很重要。接下来的对于2020年和2021年数据结合当前困境对中国学生留学加拿大进行了分析。

COVID-19疫情的影响

总的来说,2020年加拿大国际留学生(包含所有层次的学校)总数为530,540,下降了17%。其中,22%,即116,935名学生来自中国。尽管占比仍然比较大,但比起2019年的26%有显著下降,并且降幅相对于其他国家留学生更大⁹²。这种差别归结为几个因素。首先,始于中国的疫情意味着他们最早被隔离。因此,一月份冬季学期从中国返回变得十分困难。尽管几个星期后转至网

络课程,但是处于不同时区以及严格的封锁使得中国学生很难跟得上加拿大大学的远程学习。这会降低新生注册下一学年课程的兴趣。这导致加拿大2020年只收到12,077份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而2019年收到34,583份申请⁹³。同期,加拿大对中国学生签证的批准率也下降了3.6%。下降的学生签证批准率和中国学生申请率共同导致2020年录取的中国学生比2019年下降了66.6%。而且,很多签证持有者由于旅行限制、加拿大大学课程设置的变化以及其他不确定性,还没有返回加拿大。

政治关系紧张的影响

政治关系的紧张也对未来趋势有潜在的影响。针对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紧张的双边关系,北京留学中介Amy Mo认为,如果中澳关系继续恶化或者毫无改善,中国将利用对澳大利亚的教育需求来进一步制裁澳大利亚人和澳大利亚政府。同样,随着双边关系由于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拘而使冲突升级,一些人担心加拿大大学也面临中国的制裁。

由于多伦多大学三分之二的国际学生由中国学生组成,西蒙菲莎大学超过一半的留学生来自中国,中国学生的退学会对加拿大整个国际学生群体和许多教育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在2019年关于潜在的中国学生退学的担忧的高峰期,Moody's Investor Services发布报告表示许多加拿大大学会面临财政紧缩,其中尤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受到的冲击最大⁹⁴。然而,关于中国留学生退学的讨论很快平息了。

对中国国际学生学费的依赖

即使不考虑诸如住宿及其他方面的花费,国际学生需要支付三倍于本地学生的学费。这种支出遍布加拿大,但更集中在大城市,如最大的受益者多伦多。

在这方面,来自国际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收入支持了加拿大大学向公众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服务。这种教育服务不仅提高了创新性而且为加拿大人提供了在不断前进的经济环境中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失去中国学生会持续恶化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的财务状况,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提高加拿大本地学生学费,或者增加政府财务补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同样,除了填补加拿大大学的空位,国际学生也有利于避免削减开支和减少就业损失。

“失去中国学生会持续恶化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的财务状况”

除了经济和财务优势,吸引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有助于提高加拿大科学、技术及政治水平,这些也会影响加拿大经济。大学不仅仅是教学场所,同时也是研究创新中心。很多国家现在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丰富了校园,增加了加拿大的创新潜力。作为国际学生的主要力量,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使加拿大社会和经济受益。然而这些影响并不能直接用金钱来衡量。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案例

以吸收大量中国留学生著称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例证了外国留学生的学费如何影响大学收入、收入的使用以及对学费作为政府拨款补充的依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方法和内部治理,包括与中国国际学生相关的招募、录取以及财务条款,展现了大多数加拿大大学是如何不断追求更激进的谋利战略和更高的国际学生学费。由于国际学生对学费增长容忍度较大,所以加拿大大学,尤其那些对中国学生吸引力大的大学正尝试用增加国际学生学费的手段来实现收入最大化。

“占国际学生 34%的中国学生 贡献了45%的国 际学生学费”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2019/2020预算显示国际学费(4.13亿加币)占总收入(22亿加币)的19%⁹⁵。其中,6,281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一共支付了1.84亿学费。值得注意的是,占国际学生34%的中国学生贡献了45%的国际学生学费。这反映了中国留学生集中在更加昂贵的学科,而相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较少选择学费更便宜的文科。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Vantage学院,专门针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富裕家庭的学生打造的精英预科学校,是针对解决由于政府拨款难以覆盖日益增加的支出的财务压力的盈利策略的一个例子。尤其是,Vantage学院迎合达不到大学正常英语要求,但是可以支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海外学习的时候通常面临着语言障碍。高达56,000加元的预科项目包括学费、住宿以及医疗保险。尽管这对富裕的国际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但是1000个单元的学校宿舍建造耗费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超过1.27亿加元,引发了争议。因为当地学生面临宿舍短缺的问题。有5,200名学生在等待学校宿舍并且在Vantage学院宿舍建造期间,大学的住宿费上涨了20%。然而,如之前分析的,正是这项收入能使大学为所有学生提供服务,包括本地学生。支付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如今在加拿大大学里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政府对国际学生的回应

渥太华已经意识到国际学生是一座“金矿”⁹⁶,以及中国学生带来的使加拿大经济受益的机会。移民部长Ahmed Hussen说“加拿大会尽一切努力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并且保持加拿大作为文化多元以及包容的国家的声誉”⁹⁷,以此作为向来自中国和海外申请者进行教育营销的卖点。

不仅如此,拥有完善的中国社区以及活跃的中国学生校园组织,加拿大持续成为中国人眼中专科以上教育的首选目的地。尽管让学生毕业后留在加拿大有些困难,这也许是减轻加拿大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的一个关键。在加拿大完成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是加拿大理想的劳动力,因为他们已经住在这里,接受了英语培训,熟悉他们所在领域的国家规范,以及未来极有可能在技术密集的岗位上从事很多年的工作(纳税)。

作为留住并且把国际学生毕业后融入劳动力策略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今年签发了24,000份新毕业工签,比去年多了160%。此外,他们还开放了一条新的移民通道,旨在到2021年11月底接收90,000名重要临时雇员和国际学生⁹⁸。与此同时,没有接收上限的三条其他路径也已经启动来吸引法语或者双语申请者。

1.5.2 旅游业

尽管产生的收入低于教育,旅游业仍然在加中经济和文化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2018年,接近700,000万名中国旅客到过加拿大,平均每名旅客花费2,600加元,总计20亿元加币⁹⁹。同年,加拿大政府估算外国游客在加拿大总共花费220亿加元,支持了约70万份工作¹⁰⁰。中国游客花费占其中9.1%,意味着2018年有6.37万份工作是由中国游客支持的。除此之外,由于加中两国人民更加了解与对方的文化和地域相关的产品,旅游也是促进移民、文化交流以及商品贸易的重要因素。

中国对加拿大的旅游消费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快速变化,加拿大中国游客数量和消费急剧增加。2008年,只有15.9万中国游客到访加拿大,平均每人花费1,889加币,共花费了3亿加币¹⁰¹。

然而,由于最近几年的加中紧张的政治关系以及疫情的破坏,中国对加拿大旅游业的未来变得不确定。加拿大的中国游客从2017年的68.2万名增加到2018年的73.7万名,但是2019年又减

少到57.1万名¹⁰²。2020年又进一步降低到刚刚超过10万名,尽管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疫情爆发的影响¹⁰³。但是,即使在疫情前,中国官方或明或暗指出中国对加拿大的旅游输出取决于两国的之间的积极关系,这在当前双边政治氛围下并不现实¹⁰⁴。

行业及区域性差异

在中国游客总计20亿加币的花费中,最大一部分7.536亿来自温哥华、东海岸和洛基山地区¹⁰⁵。不仅仅是加拿大西海岸由于距离中国近而受欢迎,洛基山地区本身也是吸引中国游客的主要景点。相比较而言,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游客仅仅在温哥华、东海岸和洛基山地区分别花费了2.893亿加币和2.651亿加币。

大多伦多地区以吸引了3.811亿中国游客消费位列第二,占该地区总的旅游消费的大约12%。草原三省,包括阿尔伯塔的洛基山地区,也在2019年吸引了消费2.23亿加币的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花费中的22.6%来自食宿,这个数字仅仅是加拿大海外游客平均食宿花费的三分之二¹⁰⁶。这可能反映了中国游客在其他产品和服务上花费较高。中国游客在加拿大的人均总花费也比其他国家高。加拿大对中国游客来说是相对昂贵的旅游目的地,更倾向于吸引高收入的中国游客。由于两国距离较远,预算不高的中国游客更容易选择东盟或者其他邻近国家。

旅游对加拿大当地的影响 - 案例分析

尽管中国游客20亿加币的总花费及其所支持的6.37万份工作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数字并不能传递旅游对个人、社区和中小企业的明确的益处。

2019年,阿尔伯塔省的本地和国际游客访问人次达3,470万人次,总花费82亿加币。其中,中国游客达11.8万人次,总花费1.88亿加币,人均1,593.22加币。中国游客的高消费显而易见,仅占总游客0.34%的中国游客贡献了总旅游消费的2.3%¹⁰⁷。

阿尔伯塔政府用附加价值的方法评估了旅游业的影响,包括支持就业,对GDP的贡献,政府税收¹⁰⁸。假设中国对加拿大经济影响的比例等于中国旅游花费的比例,我们可以估计中国旅游对阿尔伯塔有以下影响:

- 1,564份全职工作
- 1.5亿加币对阿尔伯塔GDP的贡献,包括8,900万直接贡献、3,450万间接贡献以及2,530万引致贡献
- 2,530万加币的税收,包括
 - * 1,220万联邦政府税收
 - * 850万省政府税收
 - * 390万市政府税收

为了进一步本地化这些影响,我们对班芙(Banff)小镇复制了这些数字。班芙是加拿大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家公园的山景、拍照机会以及众多户外活动吸引着中国的千禧一代¹⁰⁹。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我们使用了来自Dragon Tail International杂志估计的有五万中国游客在2016年游览了班芙¹¹⁰。2016年,13.5万中国游客在阿尔伯塔省花费了1.36亿加币。假设游客消费是成比例的,我们估计有五万游客在班芙花费了5千万加币,即每人1,000加币。真实的数字也许更高,因为本地游客拉低了消费的平均值。

使用跟阿尔伯塔省同样的估计方法,我们估算2016年中国游客对班芙的经济贡献包括:

- 415份全职工作
- 3,960万加币的GDP (2,380万加币直接贡献、910万加币间接贡献以及670万加币引致贡献)
- 670万加币的政府税收
 - * 320加币联邦政府税收
 - * 230万省政府税收
 - * 100万市政府税收

尽管阿尔伯塔省不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是省政府的经济影响分析对于了解中国对于整个加拿大的旅游业的影响十分有帮助。首先,当使用附加价值法来计算GDP,这也是加拿大统计局常用的方法,游客消费通常超过他对GDP的贡献。这种方法还强调游客花费对GDP的直接影响比他们与其他行业相比的衍生影响要大。例如,在油菜籽出口行业,间接影响和诱发影响比直接影响大得多。这可能反映了旅游业的产业链不如油菜籽出口产业链复杂,如果考虑到旅游业是服务产业而油菜籽出口需要大量产业组织。同样,相对低的诱发影响部分是由于旅游业的工资比油菜籽产业要低。

这些工作大都集中于住宿、参观、娱乐、制衣、礼品以及交通领域。然而,如果只考虑这些直接支持旅游业的经济活动未免不足。间接影响和诱发影响说明旅游业依赖于其他似乎与旅游业不直接相关的产业。在最近发表的一个衡量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的报告中,加拿大统计局认为160.3亿加元旅游业的损失会带来96亿加元的其他行业的损失¹¹¹。

而且,这些估计也暗含着对社区的影响。对一个像班芙一样的小城镇来说,或者即使对整个班芙国家公园【包括坎莫尔镇

(Canmore)】，415个就业岗位已经足够多。同样，100万加元的税收占班芙镇2016年全部收入的3%，这对于班芙镇提供如修路、交通、休闲、卫生以及紧急服务等社区服务的能力有重大贡献。

讨论

中国对加拿大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一个有着比北美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人口和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的大国，中国游客的需求是巨大和持续增加的。这些中国游客对他们游览过的社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支持着就业，贡献了政府税收，也增加了GDP。没有中国游客，旅游社区例如班芙和坎莫尔不会跟现在一样富裕，有这么多工作机会，和这么多公共服务资源。因此，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存在双边关系和疫情的负面影响，加拿大也会是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交通和政治因素对于保证未来加拿大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至关重要。一个重要的交通问题是可达性。地理位置和语言障碍都可能阻碍潜在的中国游客。例如，为了方便中国游客在温哥华住宿、游览和转机，温哥华国际机场在英语和法语标志的基础上安装了中文标识。

双边关系紧张也会影响客流量。在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的消息传播开来和外交风波被确认后，2019年乘飞机抵达加拿大的中国游客减少了9.6%至57.1万人¹¹²。也许游客人数下降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双边关系紧张，但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¹¹³。在未来，由于双方政治家们仍会就商业和政治冲突进行博弈，旅游业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行业。

1.6 贸易：结论

“我们发现对中国出口的总经济影响是2019年贸易总额(769亿加元)的2.064倍”

在2019和2020年,加中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分别是386亿加元和349亿加元。然而,正如我们所分析的,真正的影响远高于此。我们发现对中国出口的总经济影响是2019年贸易总额的2.064倍,达到769亿加元。不仅如此,我们还估算出同期对中国的出口还创造了365,915个工作机会。

“我们还估算出同期对中国的出口还创造了365,915个工作机会”

就加拿大和中国而言,贸易和移民总是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我们提到,商品和服务贸易促进了社会和文化交流,为未来的移民提供了契机。例如,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正在寻求通过由大学和学院支持的快速通道移民,从而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¹¹⁴。

尽管移民的经济影响被加拿大政治家们强调,但它的真正影响并没有被理解,也没有像贸易一样被量化。然而,移民对于获得中国对加拿大的总体经济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的章节将探索中国到加拿大的移民是如何影响加拿大GDP和贸易的。

移民

概述

今天，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从事的职业包括企业家、学生、专业技术人员、政府雇员、看护、社区领袖等。他们的消费需求促进了加拿大的企业发展，同时他们的企业也为加拿大的市场需求供给了商品。同时，他们对加拿大文学、政治、体育、娱乐、慈善、教育、精神以及最终在文化精神等方面做出了贡献¹¹⁵。

华人拥有的小企业现在在加拿大主要城市无处不在，促进了就业和服务的多样性。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在2019年超过三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相似地，某工作网站显示中国移民已经活跃在众多技术密集型工作岗位中，包括高级java程序助理、商业发展专家、行政助理、移民助理以及线上教师。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职业和角色分布验证了他们在加拿大社会的高度融合和广泛分布。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加拿大不同人口结构和不同区域的初代、二代及其后代中国移民的影响进行定性讨论。同时，我们估算了初代移民对加拿大GDP的影响。并且，我们在附录A中汇报了初代移民对加拿大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影响。

2.1 中国移民显著的人口和区域特征

根据201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初代以及后代中国移民累计将近180万。比较而言,尽管过去十年间加拿大接受了更多的印度裔永久居民,截至2016年印度移民仅为140万人。这反映了中国对加拿大移民的历史久远。尽管加拿大少数族裔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比如,根据2021年劳动力调查数据,加拿大华裔贫困水平(20%)是欧洲裔加拿大人的两倍还多(9.6%)¹¹⁶。

尽管加拿大社会仍然存在排外现象,但是已经朝着社会与经济平等方向大幅迈进,从而使得中国移民能够为加拿大文化、社会与经济做出富有意义的贡献。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华人群体保留并整合了自身的文化特征从而在整体上丰富了加拿大社会。并且,这些华人群体还促进了加拿大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巨大的文化与经济交流,这也成为加拿大强大的跨太平洋联结。

在2010至2019年间,加拿大吸收了287,089名来自中国的永久居民。截止到2016年人口普查,49%的加拿大华人居住在安大略省,31%居住在英属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位列第三,容纳了9%的华人。

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统计,849,340名加拿大华裔居住在安大略省,英属哥伦比亚省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居住着540,155名华人。然而,就华人占总人口比例而言,英属哥伦比亚省以11.84%位列第一,拥有最高的华裔加拿大人占比。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属哥伦比亚省在地理上更靠近中国,同时也因为英属哥伦比亚省早在20世纪就引入中国劳动力修建太平洋铁路。在大西洋四省中,新斯科舍省拥有规模最大的华人群体,居住着8,640名华人。其中,25-54岁的华人占53%,女性移民占华人的大部分。

多伦多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加拿大最大的都会区,居住着631,050名华人,并且吸引着规模最大的新移民。居住在温哥华都会区的

华人数量为474,655, 尽管在数量上低于多伦多都会区, 但是温哥华都会区的华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0%。在距离中国最遥远的海岸, 哈利法克斯都会区居住着7,000名华人, 仅占总人口1.7%。尽管在21世纪, 加拿大华人在加拿大的分布越来越广泛并且日益融入加拿大社会, 然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集中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事实上, 在2006-2011年间, 居住在这两个城市的华人占比从70%¹¹⁷增长至74%¹¹⁸。这一比例目前可能已经高达77%。

因此, 华人的经济影响也集中在大城市, 尤其是温哥华和多伦多。根据本文的分析, 2017年, 初代华人移民对这两座城市的经济贡献分别达到12和11亿加元。

“2017年, 初代华人移民对这两座城市的经济贡献分别达到12和11亿加元”

至于加拿大内部的影响, 第二代男性华人移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61%, 显著高于所有民族第二代的33%。在女性中, 第二代华人移民同样拥有最高的大学完成率, 达到72.6%。相应地, 45%-50%的第二代华人移民

从事高技能工作, 与之相对应的, 第三代(以后更后) 欧洲裔加拿大男性和女性从事高技能工作的比例分别仅为20%和31%¹¹⁹。这一比例同时也高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第二代移民——女性从事高技能工作高出12%, 男性高出18%。

总体而言, 第二代华人移民的收入高于第三代欧洲裔加拿大人及其后代。然而, 加拿大华人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比例也尤其高, 这意味着华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他民族。

对加拿大的影响和机遇

通常而言, 移民对缓解加拿大老龄化问题这个许多发达国家存在的通病具有重要作用。加拿大出生率从1971年开始就低于更替水平¹²⁰, 这意味着退休人口多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包

括中国移民在内的移民中工作年龄人口和年轻人比重相对较高,从而保证加拿大劳动参与率保持高水平。这有助于养老金支付者和受益人比重保持在一个更加健康的水平,并且增加了税收从而能为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移民可能是未来全部的劳动力增长。富裕的移民同时也带来直接从中国转移至加拿大的个人财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那些退休之后来加拿大养老的人群,因为退休人员往往会花费他们储蓄的大部分。

加拿大政府持续扩大移民目标具有一系列原因。相应地,加拿大移民项目优先考虑具有潜在经济效应的高技能移民。比如,前文提到的快速移民项目主要引入了新的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信息系统分析师、程序员、审计与会计以及公共关系专家¹²¹。

中国尤其给加拿大提供了这种互惠互利的移民的巨大机会。正如前文提及的,中国移民往往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而产生更广阔的经济效应。根据最新一项由中国大陆和香港的Hamazaki Wong, RIWI和Vivintel主持的网络调查显示,有600多万中国成年人对在未来两年内移民加拿大表示有兴趣¹²²。当然,加拿大只会吸收移民目标数量之内的移民,但是,这一调查说明了中国作为移民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

调查数据显示具有移民至加拿大意愿的人群通常比较富裕并且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英语能力。考虑移民至加拿大的中国成年人中50%以上拥有硕士学位及以上学历,将近75%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

而且,中国大陆移民至加拿大的三大原因分别是退休(36%)、创业(28%)和留学(16%)。对中国香港移民来说,移民加拿大的三大理由分别是留学(22%)、退休(21%)和开始一份新的职业(19%)。最后,中国大陆公民希望移民至加拿大的三大理由分别是加拿大是开始新生活的最好的地方(17%)、更好的气候

(17%) 和政治稳定性 (16%)。然而希望移民加拿大的中国香港公民认为的三大理由分别是公共服务 (28%)、更安全 (19%) 和政治稳定性 (16%)¹²³。

10月底, 作为对抗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加拿大政府提高了移民目标。该计划将在2021、2022和2023年分别吸收401,000、411,000和421,000名新的永久居民。

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将仍可能是加拿大新移民的前三大来源。如果达到移民目标并且移民分布与疫情前趋势相似, 那么加拿大每年将会引入35,000名中国移民¹²⁴。基于本文所分析的材料, 我们认为采取措施吸收更多的中国移民将是有价值的。

2.2 GDP影响：量化分析

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经济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 他们对GDP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简单来说, 移民通过消费和投资对GDP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也通过构建文化桥梁促进交流和降低双边交易成本间接地对GDP产生影响。

中国移民同时也通过提高加拿大在中国的口碑促进了中国公民来加拿大旅游和留学。由于中国移民数量增长导致的与中国相关产品供应的增加进一步地降低了来自中国的新游客和国际学生的适应成本。因此, 中国移民同时也对加拿大对中国服务出口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或其他数据来源中与移民相关活动的直接货币效应统计非常有限, 本文利用数据回归自主设计了计量分析。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的分析只评估了初代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我们排除了第二代以及后代的中国移民, 这是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 任何有关两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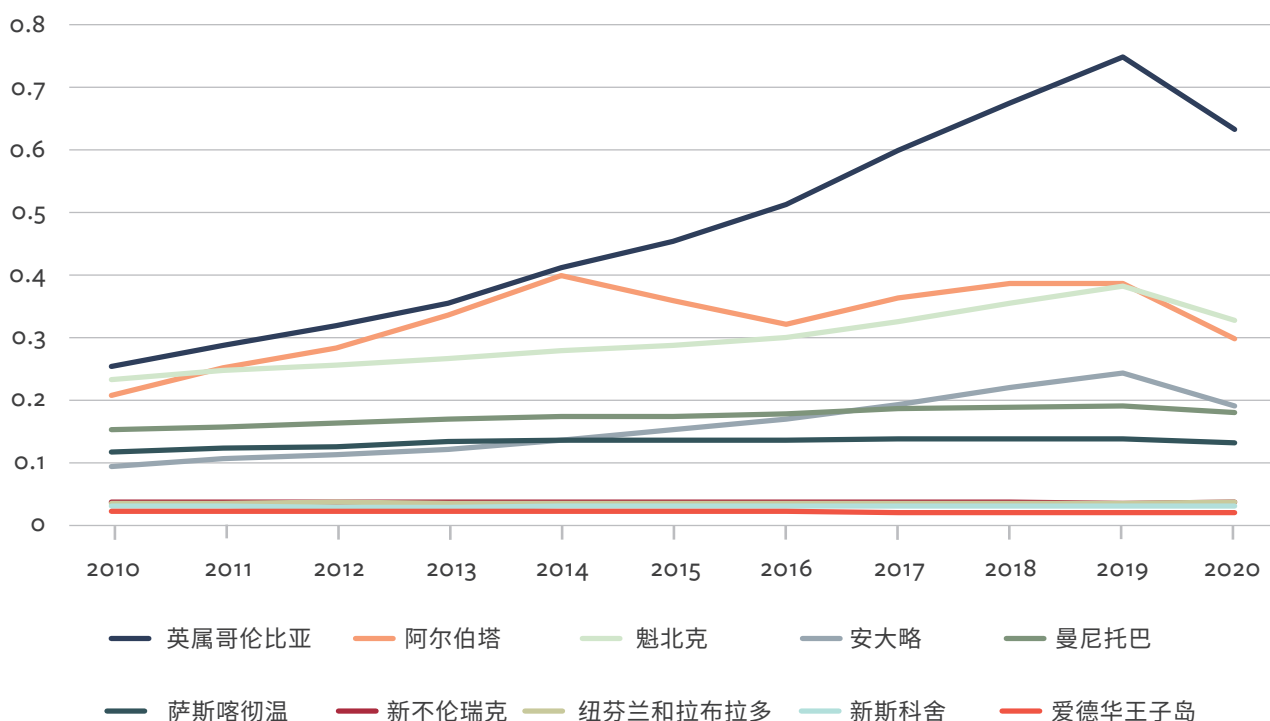
间人口流动的加拿大或中国政策都不会左右他们对加拿大的影响。最后，由于三大地区的中国移民规模太小，我们排除了对他们的分析。附录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与出口相关的估计结果。

2.2.1 量化分析结果

图2.2.1呈现了各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英属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塔省的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相对较高，这与两省是中国移民的首选之地的事实相符。值得关注的是，安大略省的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相对较低，这是由于尽管安大略省的中国移民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安大略省巨大的总人口规模，相对而言移民的人均影响则较低。总体而言，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19年间不断增长，仅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出现下降。

图 2.2.1

新增中国移民年度GDP贡献 (%)



分省GDP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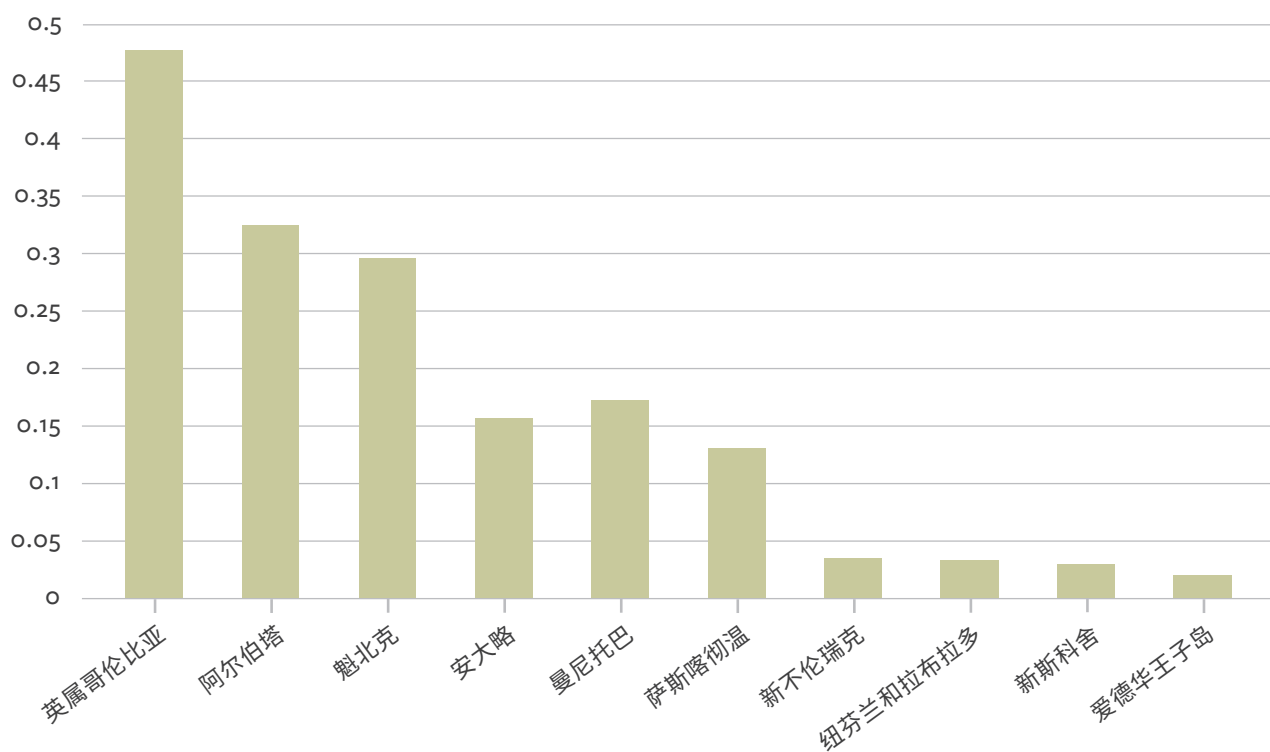
阿尔伯塔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20年总体呈增长态势, 仅在2014-2016年和2020年出现短暂下降。尽管出现短期下降, 2016年GDP贡献率为0.318%, 2020年GDP贡献率为0.295%, 均高于2010年的0.204%。

英属哥伦比亚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19年呈现增长态势, 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GDP贡献率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0.747%。加拿大西部其他省份也遵循着相似的增长规律。曼尼托巴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20年总体呈增长态势, 仅在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峰值出现在2019年, 达到0.188%。萨斯喀彻温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也呈增长态势, 不过在2014-2016年和2018-2020年间两度出现暂时下降。峰值出现在2018年, 达到0.136%。

图 2.2.2

中国移民的对各省GDP的年均贡献率 (%)

GDP贡献率, 各省十年平均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情况与上述省份相似。安大略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呈增长态势,仅在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峰值出现在2019年,达到0.24%。魁北克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同样呈增长态势,仅在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峰值出现在2019年,达到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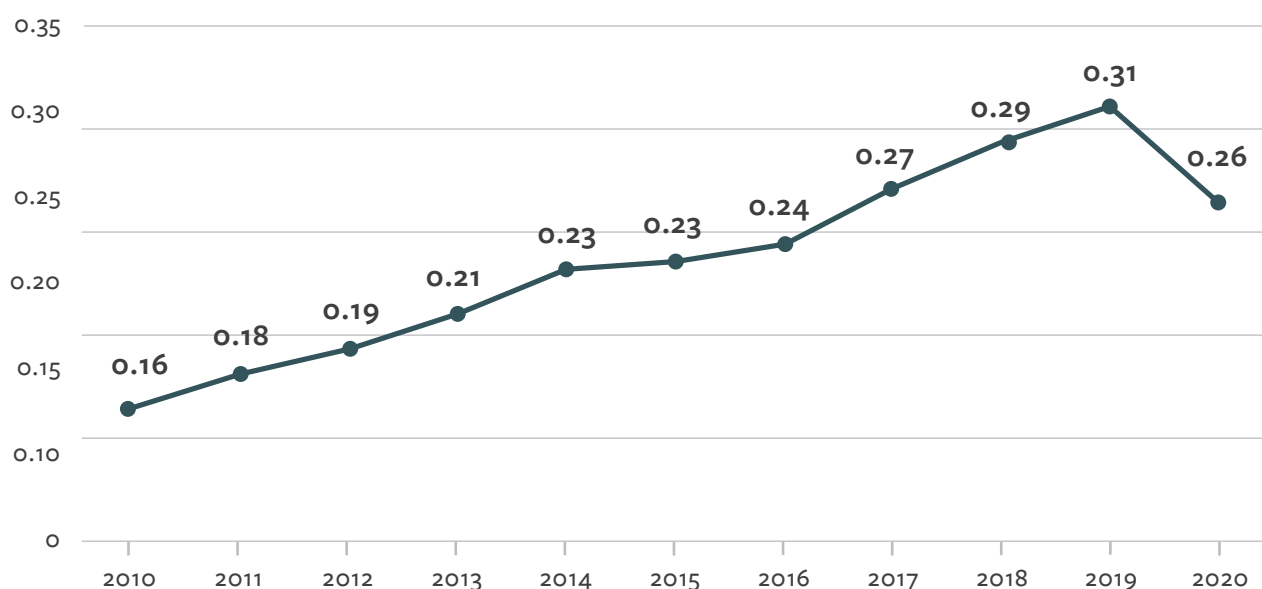
最后,与上述中国移民GDP贡献率的增长轨迹显著不同的是大西洋四省。大西洋四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2010-2020年基本保持稳定。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以及新不伦瑞克省的中国移民GDP贡献率较高,均值分别达到0.032%和0.033%。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相对较低,均值分别为0.028%和0.018%。然后,从数量上而言,新斯科舍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最大,在2020年达到一千万加元。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省中国移民主要集中的地区——占据了全省总效应的90%。

总体而言,英属哥伦比亚省中国移民的平均GDP贡献率最大,达到0.47%,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三位,分别为0.32%和0.29%。到目前为止,大西洋四省中国移民的GDP贡献率在全加拿大是最低的。这一结果与各省份在中国移民数量以及中国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方面的差异相符。在全国层面上,加拿大中国移民的平均GDP贡献率在2010-2019年呈增长态势,2020年出现轻微下降。全国平均贡献率的变化与加拿大中国移民数量增加的整体趋势相符。全国平均GDP贡献率的峰值出现在2019年,达到0.31%。

图 2.2.3

GDP贡献率 (%)

GDP贡献率, 全国平均



小结, 以贡献价值计

最后, 我们利用这些估计得到的GDP贡献率计算中国移民GDP贡献的货币价值。中国移民从2010年至2021年初累积GDP贡献达到489.5亿加元。这是基于我们估计得到的参数和加拿大统计局支出法经季度调整的现价GDP数据计算得到的¹²⁵。

“中国移民从2010年至2021年初累积GDP贡献达到489.5亿加元”

从2016至2020年, 中国移民分别为加拿大经济贡献了46、54、61、67和52亿加元。这相比于2010年的25亿加元有了明显的增长。

英属哥伦比亚省中国移民近年来的GDP贡献货币价值最大，在2019和2020年分别达到19和15亿加元。安大略省在2019和2020年分别为18和13亿加元。阿尔伯塔省在2019和2020年分别为14和13亿加元。魁北克省在2019和2020年分别为12和9亿加元。

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中国移民GDP贡献货币价值低了一个量级，2019和2020年均大致为1亿加元。大西洋四省中国移民GDP贡献货币价值更低，在2020年大致是1000-1050万加元。

通常而言，我们不会汇报基于这种计量分析得到的以货币衡量的GDP贡献。我们在这一小节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阐明移民的影响以和本文的其他部分保持一致。

“从2011-2020年，中国移民GDP贡献年均增长率为9%，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同期加拿大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52%”

重要的是，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是显著并且快速增长的。除了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在全国层面上，中国移民的GDP贡献增长快于整体的GDP增长。从2011-2020年，中国移民GDP贡献年均增长率为9%，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同期加拿大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52%¹²⁶。总体而言，吸收中国移民是帮助加拿大构建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繁荣的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移民通常拥有更好的技术和更高的经济产出。

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

概况

迄今为止我们尽可能量化了贸易和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投资也是双边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输出投资国和接受投资国都会从中受益。这一章节将衡量加拿大在中国的投资对加拿大的影响。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加拿大对中国投资存量在2020年达到697亿加币，其中129.51亿是直接投资，567.03亿是资产组合投资¹²⁷。相比之下，加拿大在英国的投资存量为2,400亿加币，在美国的高达4万亿加币。尽管看上去加拿大在中国的投资体量较小，但事实上加拿大在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加中之间的投资关系发展时间还比较短，因此，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比如加拿大在印度的投资只有300亿加币，加拿大对中国投资进展较快。

在中国，2018年由加拿大控股的附属公司在中国拥有价值221亿加元的资产¹²⁸。加拿大外交部2020年9月的贸易报告表明，截至2017年加拿大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跨国公司总收入达127亿加元¹²⁹。然而这部分收入以及对中国的投资额并不会被计入加

拿大GDP, 投资所产生的收入将反映在GNP中。尽管没有直接在GDP中表现出来, 但是这些投资收入被用来支持加拿大国内和海外的其他经营。

由于这些困难, 这一章的重点在于提供相关投资决定的定性分析, 以及考察加拿大投资中国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

3.1 金融行业

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养老基金是加拿大在中国投资的主要金融机构。他们的投资行为充分表明了中国市场为加拿大企业带来的利益。

在加拿大“五大行”中, BMO是引领中国投资的佼佼者, 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拥有子公司的加拿大银行。BMO自从1818年就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联系了, 这种两国机构之间的联系非常成功。Scotiabank在中国的业务也很大, 价值40.48亿加币。然而与2019年的51.8加币相比有所下降¹³⁰。截至2020年, Scotiabank最主要的投资是拥有西安银行的价值9.26亿加币的股份¹³¹。

更重要的是, 加拿大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并不仅仅集中在某几个公司而是分散开来。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加拿大国家银行(NBC)和加拿大多伦多-道明银行(TD)也在中国拥有分支机构或者代表处。而且, 加拿大人可以在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加拿大银行里购买中国证券产品并分享中国股市成长带来的收益。总体来说, 加拿大银行在中国市场投资了数亿加元来支持海外银行运营和国内金融产品。

3.1.1 保险公司：MANULIFE 及 SUN LIFE

鉴于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对养老金系统的改革¹³²，保险业将会成为高回报的行业。加拿大保险公司是加拿大金融系统以及资产管理产业的核心部分。很多保险公司，包括一些行业巨头，都在中国从事保险和资产管理方面的经营。

Manulife在亚太区域有着长时间的经营历史，其中在中国有着115年的历史¹³³。Manulife在中国的核心产业是Manulife-Sinochem——中国第一个跟外国公司成立的合资保险公司¹³⁴。直到最近，中国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拥有多数股份，Manulife-Sinochem则是例外，这是由于它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与中国良好的关系。据Manulife所说，Manulife-Sinochem在中国的51个城市和14个省有分支机构，雇佣了13,000名员工，卖出了2百万份保险。

Manulife并不公布在中国的收益，然而，2021年一季度，公司公布了5.7亿加币来自亚洲的收入¹³⁵。Manulife 2020年报也宣布了当年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其中包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储蓄和养老金产品¹³⁶。

Manulife Teda，是一个2002年成立的管理服务于中国消费者的共同基金的合资企业。同样，加拿大鲍尔集团 (the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拥有华夏基金管理公司 (ChinaAMC) —— ChinaAMC是中国最大的基金公司——27.8%的股权¹³⁷。

Sun Life Financial 也是一个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主要保险品牌，号称自己位列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保险公司的前十¹³⁸。公司在中国的主要公司是Sun Life Everbright，这是1999年成立的一个与中国的光大控股 (China Everbright) 合资的企业¹³⁹。这个合资公司在中国人口发达的地区销售不同种类的个人和团体保险、健康及财富管理产品。同时，该公司还通过Sun Life

Everbright 保险资产管理部销售资产管理服务。Sun Life 自从 1892 年就在香港建立了分支机构。Sun Life 香港公司是全资子公司, 为个人和公司消费者提供各种保险、退休以及投资产品和服务。Sun Life 并不对外公开在中国的盈利, 但 2021 年二季度公布了 1.52 亿加元的来自亚洲地区的整体收入¹⁴⁰。

3.1.2 养老基金

加拿大有众多的养老基金, 这些基金为数百万加拿大的退休生活提供了财务保障。近期, 养老基金产业占加拿大金融行业资产的 15%。八大养老基金包括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CPPIB),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CDPQ),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OTPP), Healthcare of Ontario Pension Plan (HOOPP),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OMERS), bcIMC, Public Sector Pension Investment Board (PSPIB), and Alberta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AIMCO)。这些基金管理着价值超过 1.75 万亿的各类资产。尽管每个养老基金的资产组合及数量不同, 他们都在亚洲和中国市场进行了投资。

这种趋势始于 2008 年 CPP 在香港建立了分支机构以发展区域投资经验以及对大中华及亚太地区的合作关系。作为覆盖主要发达以及新兴市场的全球多样化战略的一部分, 该基金持续对中国进行了投资。OMERS 的投资组合中有 30 亿来自中国, 这些投资近年来已经获得了数千万加元的回报。即使是八大养老基金中最小的一个, HOOPP, 也承诺在中国和印度市场大量投资以加快增长。该公司在亚洲市场已经投资了 50 亿加元, 这个数字几乎确定会进一步增长。

中国对这些养老基金的重要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在此开设的分支机构的数目。CPP、OTPP 和 PSP 投资已经在香港设有分支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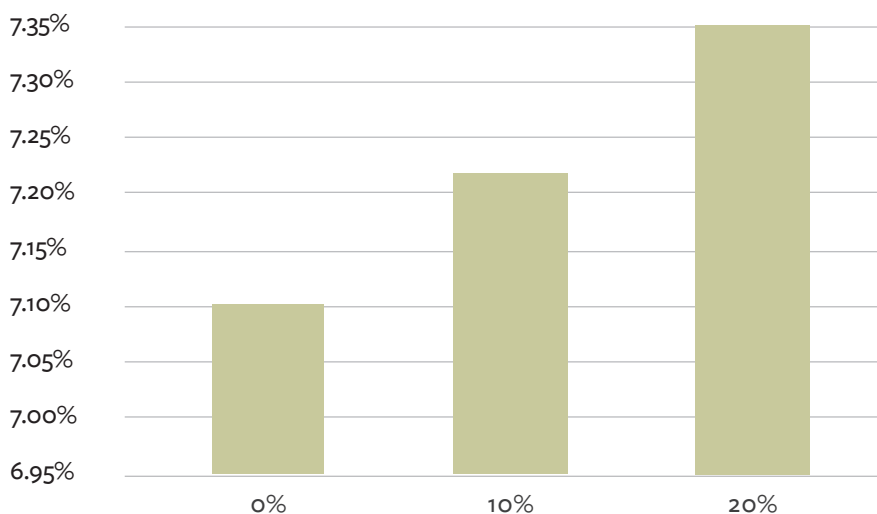
构。其他的几家基金也在最近的年报中提及他们在考虑在中国开设分支。这进一步强调了这几大加拿大养老基金对中国投资的重视。例如，如果我们比较2019年和2021年CPP投资的年报，此基金在亚洲投资的比重提高了几个百分点几乎达到了24%。这反映了该基金在新兴市场的成长，其中中国是关键的一个市场。其他养老金基金也有类似的行动。例如，OTPP把它所持有的人民币价值从2019年刚刚超过10亿加元提高到2021年超过70亿加元^{141,142}。

为了实现预期回报，所有的养老金基金需要考虑他们在中国的分配额度相对于中国占全球股票市场的比例。根据黑石(Blackrock)的预测，中国股市被认为是在过去五年中表现第二好的市场，仅小幅落后于欧洲市场¹⁴³。但关于这些预测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中国股票在未来五年间极大的不确定性区间，上至20%，下至-2%。相比之下欧洲股票的回报区间为3.1%-11%。尽管这使得在中国投资获利颇丰，但同时这些基金也必须衡量由

此带来的风险。然而，如果不投资中国股票最终会失去潜在的高回报。图3.1.3显示了在中国A股市场进行不同程度投资的基金的收益情况。投资程度高的获得的收益也高。通过对中国市场的精准战略投资，基金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例如，CPPIB在过去十年中获得了11%的年化回报率，比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近十年平均回报率高出很多。

图 3.1.3
十亿加币投资回报率

根据投资中国A股市场不同程度的一亿加币的投资回报率



数据来源：黑石投资学院¹⁴⁴

尽管百分比变化看起来很小,但当进行养老基金级别几亿或者数十亿加元的大量交易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对依赖这些养老基金作为退休后收入的退休人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更多的投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市场是保持基金生命力的多样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加拿大大型养老基金已经开始实施全球多样化战略,以期在加拿大之外的一些重要市场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以在服务他们的客户或者相关成员中实现风险调整的成长。更多的投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市场是保持基金生命力的多样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几代加拿大人的金融需求服务。即使是收益的小幅提高也可以对养老基金的稳定性和生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慎重考虑中国市场投资风险的基金会错失价值不菲的回报。

金融服务行业:要点

公司财务报告的差异性以及收入来源的复杂性使得投资中国股市的总体收益难以量化。然而,投资兴趣和参与度表明中国的企业成长和资产管理有极大的投资机会。如上所述,加拿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入2017年累计127亿加元。然而这只是总数,我们并不了解有多少收入返回加拿大。

然而,很明显加拿大金融机构正在中国进行广泛的投资,目的在于服务中国市场和利用在中国资产服务于加拿大市场。因此,这些公司不仅仅有益于中国,而且也使加拿大通过进入中国市场而获益。2020年,在中国管理的资产增加了34%¹⁴⁵。这些

回报超过了大部分其他市场，这是基金经理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这也反映在加拿大共同基金持有人的个人财富上。一些退休人士甚至从人寿保险里借钱的，这表明保险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使保险公司的成功和个人理财的灵活性和稳定联系在一起。而且，加拿大企业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相关，从而影响对加拿大客户的分红和奖金¹⁴⁶。

3.2 零售和服务产业投资

类似于金融机构，一些加拿大最著名的服务和零售行业的公司也在以投资、经营和与中国公司合伙的方式加速在中国市场的扩张。

例如，加拿大鹅 (Canada Goose)，一个标志性的以高档服装著称的加拿大零售品牌。公司计划于2021-2022年在中国开六家新店，使中国店铺的总数达到18家。除此以外，加拿大鹅在亚太地区只在东京有一家店铺。当COVID抑制了旅游以及中国游客在加拿大流行品牌上的消费，那些在中国有店铺的品牌在疫情期间经营相对较好。

然而，加拿大在中国的扩张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2018年末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之后，出于品牌和投资不稳定的担忧，加拿大鹅股票大幅下跌¹⁴⁷。由于有报道说中国消费者抵制加拿大品牌——尤其是加拿大鹅——作为对孟晚舟拘禁的报复，加拿大鹅的股价下跌进一步发酵。两年半之后，因线上销售和中国需求，加拿大鹅在中国获得了超过十亿加元的收入¹⁴⁸。

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成长型市场，也是全球扩张最重要的机会之一。加拿大鹅不是惟一的例子。例如，全球拥有4,800

店铺的Tim Hortons, 计划未来十年在中国开2,750家新店, 而Tim Hortons目前在中国已经经营了200家店铺¹⁴⁹。尽管Tim Hortons与Burger King合并之后不再是加拿大独资, 但增长潜力十分明确。同样, 总部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始祖鸟(Arc' teryx) 也是一个在大中华地区不断扩张的知名加拿大品牌。2020年9月在中国上海的第一家旗舰店开业, 同时在香港和澳门拥有多家店面¹⁵⁰。尽管所有权从加拿大转移到欧洲再转移到中国(2019年始祖鸟成为加拿大运动品公司安踏的子公司), 始祖鸟始终保持并且不断提高着它的加拿大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 不像加拿大金融机构, 加拿大零售商们进入中国的历史很短。加拿大鹅2018年进入中国; Tim Hortons则在2019年初进入。由于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中国对加拿大公司来说是一个利润有保证的市场。加拿大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中国消费者非常有吸引力。

3.3 制造业和供应链

迄今为止所提到的例子展现了中国消费者和资本市场为加拿大零售和投资公司所提供的机会。然而, 中国对加拿大商业和消费者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在制造业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已经有数十年了。很多跨国公司, 包括加拿大公司, 在中国建立了工厂以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不断成熟的技术工人。在过去几十年间, 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供应链, “中国制造”的商标已经无处不在, 如我们在“进口”章节所提到的。

两个在中国连接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加拿大公司是露露柠檬(Lululemon)和Herschel Supply. 两个公司在中国设有长期经

营的工厂或者外包生产用以供应全球市场,大部分供应北美市场,仅仅在201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中国尝试零售。

从2020年2月到2021年8月,Lululemon在全球新开设了43个店铺,其中25个位于中国。2021年8月,Lululemon在全球的534个店铺中有60个位于中国及中国香港¹⁵¹。公司称18%的布料来自中国,7%的成品是在中国制造的¹⁵²。尽管Lululemon在中国的零售业务仍处于扩张中,现在大部分Lululemon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同样,根据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小镇命名的Herschel,在中国经营着15个服装工厂,供应全世界超过4,000个商店¹⁵³。该公司自从2009年就在中国开展大部分制造但是在2017年才开始在中国售卖产品。

Herschel的联合创始人兼常务董事Lyndon Cormack认为中国的制造业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称“中国的工厂和为了确保最新和领先而一直投资的技术比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要先进得多...我们想要在最棒的地方制造我们的产品而中国就是这个地方。”

PriMED是另一个在中国开设工厂的著名的加拿大制造商。PriMED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医疗系统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商。自从2005年起就作为全资外资子公司在中国经营工厂¹⁵⁴。该公司在COVID-19来临之际才开始在中国政府的规范下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尽管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仍然是加拿大,但是在中国生产产品对它来说非常有效率。这不仅仅是符合PriMED自己的利益,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加拿大医疗系统所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的价格,也因此提高了加拿大人的医疗服务。

尽管这些利益显而易见,疫情仍然引起了对中国供应链过于依赖的担忧。尤其是,对个人防护用品需求在世界范围内激增,而本地供应满足不了这种需求。面对全球短缺,没有本国生产能力的国家面临着运输的拖延,因为个人防护品制造国正忙着应付

本国的需求。鉴于这一点，PriMED在2020年中开始在安大略省建立加拿大本地的制造工厂。该公司声称新工厂将有能力在加拿大提供医用口罩给紧急医疗，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在紧急通知的情况下也能大量生产。

PriMED的故事以及Lyndon的评论暗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极大竞争力的制造中心的一些因素，这有利于应付多样化的挑战。除了具有吸引力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工人，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也为大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这些企业通常需要很多邻近的零部件供应商以避免生产过程中高额的运输费用。加拿大有着传统的产业集群围绕在汽车、航空以及食品加工行业¹⁵⁵。相比之下，中国有着更为宽泛和成熟的一系列为不同区域的制造中心提供诸如原材料、零部件、物流以及专业劳动力等专有支持的产业集群¹⁵⁶。这是寻求供应链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跨国企业觉得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也显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可以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中获利。

“加拿大公司称如果想成为一个面向主要市场的有竞争力的全球供应商，必须进入中国市场”

另一个来自Lululemon和Herschel 在中国经历的要点是加拿大投资者在中国制造和销售产品的市场机会。中国不仅适合进行大部分制造业生产，它的消费者群体也在呈指数增长。加拿大公司称如果想成为一个面向主要市场的有竞争力的全球供应商，必须进入中国市场。电动汽车的销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2020年占全球销量的41%¹⁵⁷。尽管中国公司在本地市场占主导，但是很多外国企业仍然依赖中国市场获得收入。例如，特斯拉，成功地通过于2019年建立

它在中国的第一个制造中心而降低了在中国市场布局产品的成本。自此, 特斯拉增加了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如今中国市场贡献了特斯拉收入的30%¹⁵⁸。同样, 40%的大众汽车销售来自中国。大众中国集团(包括奥迪) 通过与FAW集团和SAIC汽车合作成立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开设了多个工厂。引用加拿大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和技术公司——Magna的话: 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巨大潜力正在重塑全球汽车行业的格局¹⁵⁹。这当然也适用于非汽车行业。



4 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

概况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并进一步量化投资的影响。随着投资流量增加以及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全球中断，中国对外投资在近几年来受到了来自政府和媒体的持续关注。这也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加拿大的投资法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以及监管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公司经营。经过几年的FDI扩张，中国政府也在2016和2017年通过立法来减缓资本外流。因此，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相比于2015-2017期间大幅下降。

此外，这种环境使得一些企业感觉被卷入其中，变成国家政策的受害者。一些计划好的交易失败或者面临着撤回。其中包括山东黄金收购一个位于努纳武特地区的金矿的交易，该交易被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安大略的信义玻璃制造工厂计划也被当地政府和社区抵制。这也意味着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展望仍然乐观并且预期会不断增加。

数据摘要

表 4.0.1
中国对加拿大年度新增投资

年份	投资额度 (百万加币)
2020	1,979.8
2019	4,054.5
2018	2,331.0
2017	9,936.0
2016	7,592.9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 中国学院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加拿大最综合和谨慎的关于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的数据库——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对加拿大投资了76亿加元, 2017年投资了99亿加元, 2018年投资了23亿加元, 以及2019年和2020年分别投资了41亿和20亿加元。由于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已知交易额而很多已经达成的交易并没有公布交易额, 由此可以推测真实的投资额会超过我们给出的数字。此外, 投资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远远超过这些年度投资数据所展现的。

中国在某个年份对加拿大投资的影响累积为当年新增投资的直接、间接和诱发影响加上基于往年投资的正在进行的企业经营的影响。

然而, 来自中国的投资并不直接对GDP产生贡献。尽管投资被计入支出法计算的GDP模型, 即 $Y=C+I+G+NX$ ¹⁶⁰, 但是外资(FDI)并不总是与某一特定形式的计入模型的投资相对应。只有当投资用于本国生产才对GDP产生贡献。例如, 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比方机器或者工厂设备)的投资。而FDI并不总是以作用于生产的方式被使用, 也许只是简单地代表股份转移。因此, CIUA记录的投资流量并不对GDP产生直接影响。

然而, 当外国公司引进新的制造技术和科技时, 会对GDP产生一种延迟贡献, 这是由于这些新技术还在实施过程中。此外, 当外国投资(包括中国投资)导致加拿大生产被并入新的供应链, 加拿大本国生产的扩张会成为可能。由于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 中国供应链也快速成长, 这种可能性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加拿大公司主要或者只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供应链进行经营。

加拿大统计局利用从公司财报中获得的数据来估算跨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主体之一——在加拿大的收入、创造的工作机会以及对GDP贡献。2018年，加拿大统计局估算¹⁶¹中国大陆在加拿大经营的跨国企业对加拿大GDP的贡献是52亿加元¹⁶²。加拿大统计局还单独估算了来自香港的跨国企业在同时期内对加拿大的GDP贡献为42亿加元。

因此，2018年中国投资对加拿大GDP的贡献至少达94亿加元。另外还有23亿加元¹⁶³的来自同时期新增投资对广义经济的影响。

表 4.0.2

中国跨国企业在加拿大的经济活动

年份	营业收入(百万加币)		创造的工作机会		以基础价格计算的GDP (百万加币)	
	中国	香港	中国	香港	中国	香港
2018	18,572	11,838	24,100	22,295	5,223	4,212
2017	14,823	N/A	22,747	25,626	3,174	2,900
2016	11,135	9,704	14,083	25,917	2,476	2,746

数据来源：加拿大统计局¹⁶⁴

尽管对在加拿大经营的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跨国企业在2018年的GDP贡献估计为52亿和42亿加元，数据显示跨国公司的收入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分别约为186亿和118亿加元。2018年在加拿大的中国跨国企业的总收入高达304亿加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跨国公司还对研发做出了很大贡献，2018年他们完成的知识产权总价值分别达到8,500万加元和4.07亿加元。此外，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跨国公司所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分别为24,100个和22,295个，总计46,395个。假定这些工作的工资与加拿大平均工资一致，这些由中国大陆和香港跨国企业直接创造的就业的工资影响在2018年达到23亿加元。

如我们在贸易章节所述, 投资还会产生间接和诱发影响。遗憾的是, 投资的经济影响很大程度上因个体案例而不同。与出口不同, 经济活动的乘数效应对FDI并不适用, 并且FDI不一定会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然而, 作为一个案例, 华为加拿大的经营显示了适用于贸易的间接影响同样适用于某些直接投资。

4.1 间接和诱发影响：华为

在加拿大, 华为有很多原因使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投资者。2018年12月, 应美国的要求, 加拿大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这一事件引发了中国、加拿大以及美国三方之间政治关系的急转直下。同年, 中国拘禁了两名加拿大公民, 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这在加拿大看来是“人质外交”¹⁶⁵。随着双方协议的达成, 孟晚舟被允许回到中国, 而中国也随之释放了两名加拿大公民¹⁶⁶。此外, 华为还面临着围绕知识产权和对加拿大大学资金支持的质疑。

尽管如此, 由于为加拿大4G和其他网络提供设备, 华为在加拿大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华为是大学科学与技术领域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 同时也通过在渥太华、温哥华、埃德蒙顿、滑铁卢、万锦以及蒙特利尔的分部雇佣了大量当地人员¹⁶⁷。

华为还委托著名的预测和数量研究机构, Oxford Economics, 进行了一项关于华为加拿大在当地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推断出华为2018年对加拿大GDP的贡献高达6.9亿加元¹⁶⁸。其中包括3.04亿加元来自华为经营的直接贡献, 通过供应链产生的价值1.54亿加元的间接贡献, 以及来自华为及其供应商的员工工资支付产生的价值2.31亿加元的诱发贡献。同年, 华为加拿大的公开收入为5.66亿加元¹⁶⁹。

报告还估算,除了华为在加拿大的本地雇员外,华为还在加拿大间接创造了另外3,800个工作岗位,这使得华为的就业影响在2018年达到4,760个岗位。除此之外,华为在加拿大的经济活动还通过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催化了创新的发展。华为2018年与22所大学和研究所合作,通过企业、员工和研究机构之间知识和技能的转化,对当下和未来经济产生了“溢出效应”。

2020年初,华为宣称在未来五年打算在加拿大研发方面投资26亿加元¹⁷⁰。这个举动有可能在华为加拿大现有的1,000个本地就业岗位的基础上,其中500个是研发岗位,再增加200个新的工作岗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岗位的工资相对于加拿大平均收入水平要高得多。如上所述,加拿大年平均工资低于50,000加元。2018年,华为加拿大的周平均工资为3,500加元,即每年18万加元,超过加拿大平均工资的三倍。不仅如此,这表明华为加拿大的员工产出效率远高于平均水平,这是华为对加拿大GDP和创新能力的巨大贡献的原因。

无论大家如何评价华为,华为是加拿大从外国投资中获益的很好的例子。即使单看投资规模,华为对加拿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华为在加拿大促进了GDP增长、就业增长,为加拿大信息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创造了将长期服务于加拿大经济的创新能力。为了在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大环境下更好地了解华为在加拿大的投资影响,我们应该把投资类型和领域区分开来。例如,2013年中海油花费接近200亿加元(包括债务)兼并能源公司尼克森的交易产生的单位投资影响则很小。华为采取的是绿地投资,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其他的投资,像尼克森的案列或者其他的并购交易,也许产生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然而,所有的投资都为加拿大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经营做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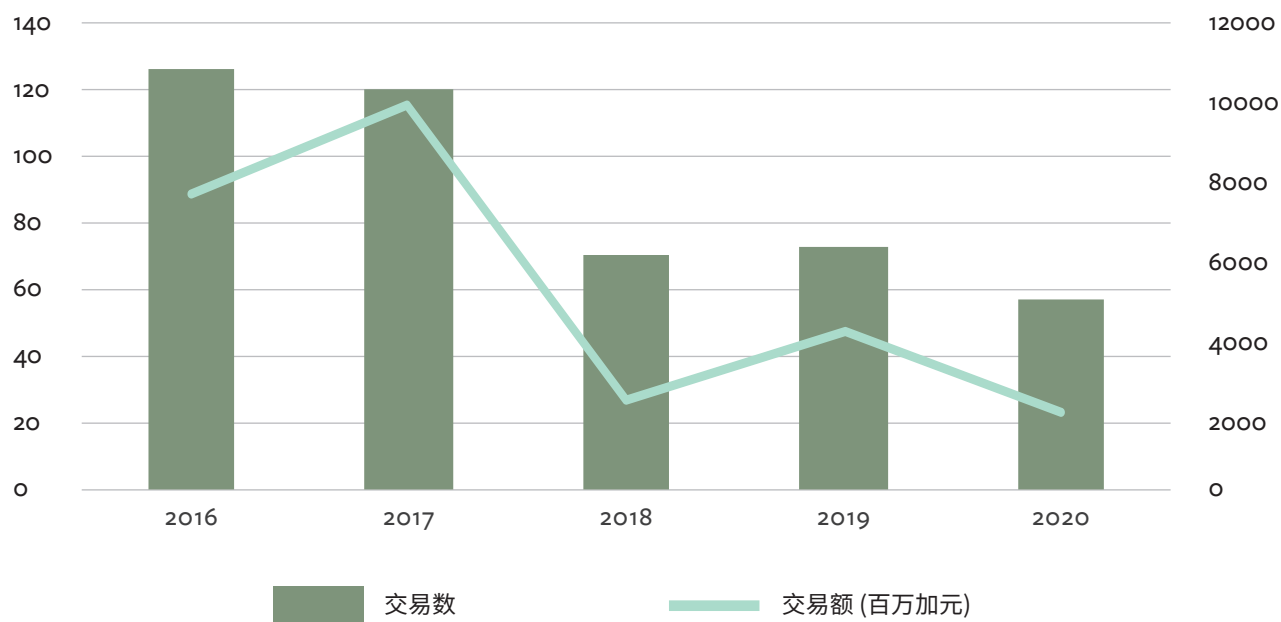
另外, 华为的委托报告还表明投资活动产生了间接和诱发影响。由此联系在本章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跨国公司总的GDP贡献数据, 我们可以推出在94亿加元GDP贡献之外的更大的经济影响。

4.2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行业特征

根据中国学院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追踪数据库显示,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今年来交易数目和投资额度都出现了下降。如图4.2.1所示, 2018年投资经历了大幅下降, 这与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间相符, 并且也受2017年中国资本出境限制的影响¹⁷¹。

图 4.2.1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总览



数据来源: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 中国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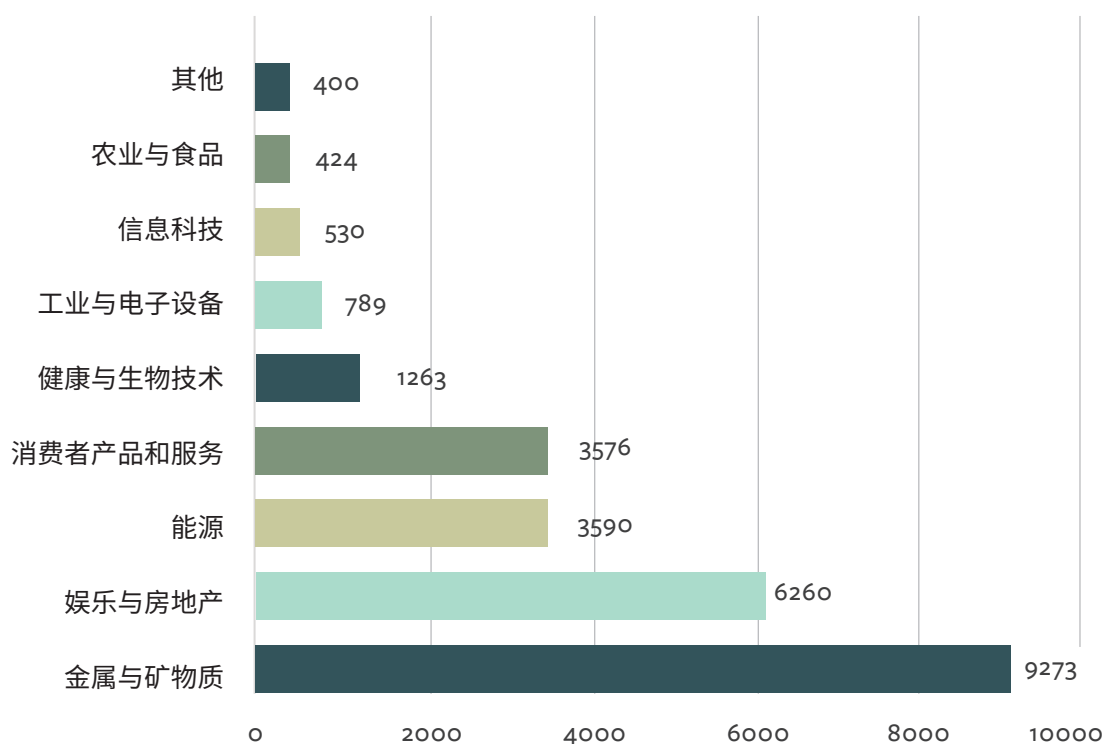
过去五年内, 加拿大金属和矿物行业在数额上吸引了来自中国的大部分投资。尽管在金属和矿物行业的投资总数也不及能源行业的一半, 该行业的中国投资仍然使得其他行业相形见绌。

作为在投资额度上与其他行业异常的两个行业,我们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包括投资者类型(大型国有企业)、投资交易的规模(通常高达数亿或者数十亿加元),以及经营结构。能源行业的大额投资主要是2010年初期发生的。

图 4.2.2

按行业分类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

2016-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房地产业是近几年来吸引中国投资的第二大行业。中国投资者购买了一些商业购物中心。中国在加拿大房地产业的投资在过去十年间快速增长。

对建立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商业和社会联系起重要作用的消费者产品和服务也是中国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个行业的投资对公共认知有着很大影响。中国自从2016年就对这个领域加强了投资,2019年在此领域的投资达到顶峰。

中国对加拿大消费者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英语教育机构。另外有大量投资进入了餐饮、购物中心以及产品服务。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香港的CK Hutchison集团收购了空调维修公司Reliance LP。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产品和服务行业没有来自国有企业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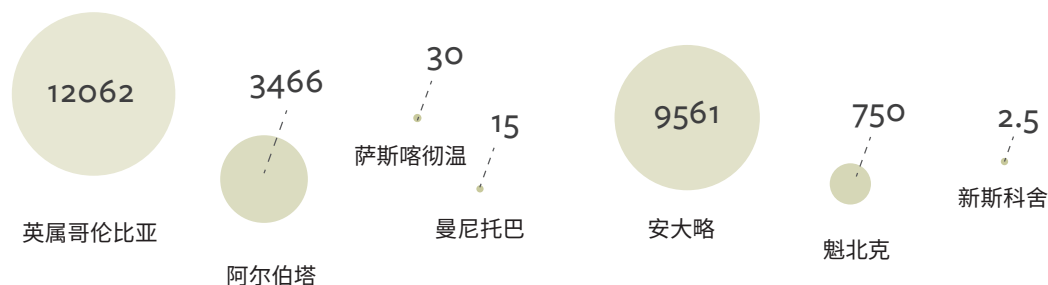
加拿大的健康和生物科技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自从2018年以来，除了消费者产品和服务，这个行业在交易数目上最多，并且吸引了仅次于金属和矿物行业的最大数额的投资。

4.3 中国投资的地区分布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投资者主要选择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进行投资。英属哥伦比亚省吸引了数量最多和金额最高的中国投资，超过120亿加元。安大略省以96亿加元居第二位，随后是阿尔伯塔省的35亿加元。

图 4-3.1
按省分布的中国投资数额

2016-2020, 百万加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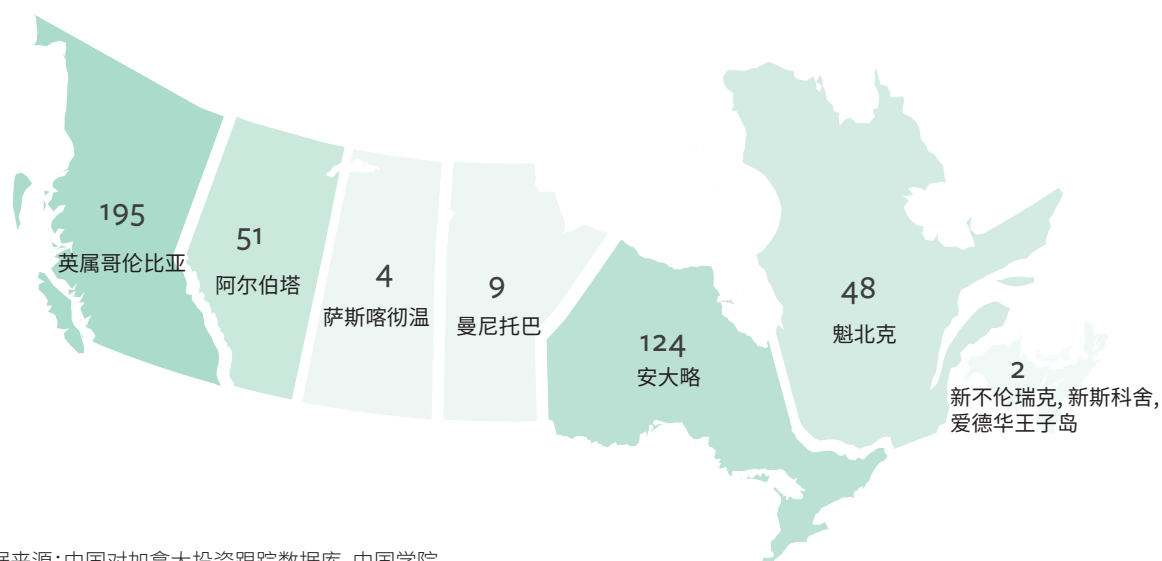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 中国学院

图4.3.2还显示在同一时期英属哥伦比亚省获得了将近200笔投资。安大略省124笔, 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分别是51和48笔投资。尽管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获得的投资数量相近, 但是由于能源行业的大额投资, 阿尔伯塔省的投资金额远超魁北克省。

图 4.3.2

按省分布的中国投资数目

2016-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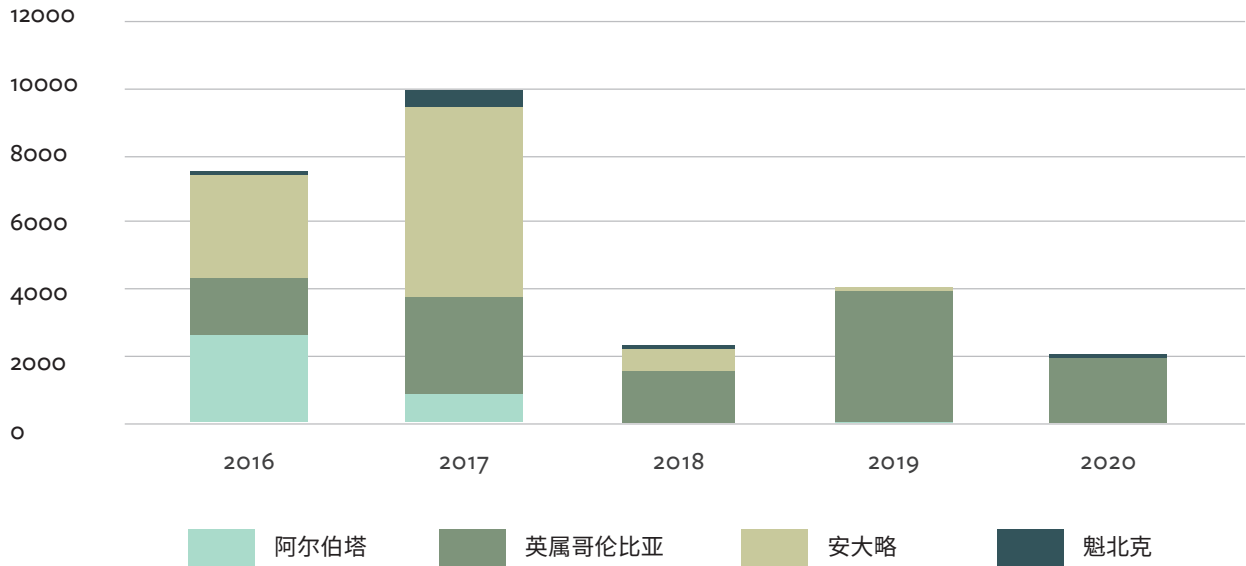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 中国学院

尽管过去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安大略省有大量投资, 而过去三年安大略省似乎并不受欢迎。如图4.3.3所示, 安大略省中国投资集中在2016和2017年, 这使得五年数据产生了偏差。自2018年来, 英属哥伦比亚省获得了最大金额的中国投资。

图 4.3.3
按省分布的中国对加拿大年投资额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中国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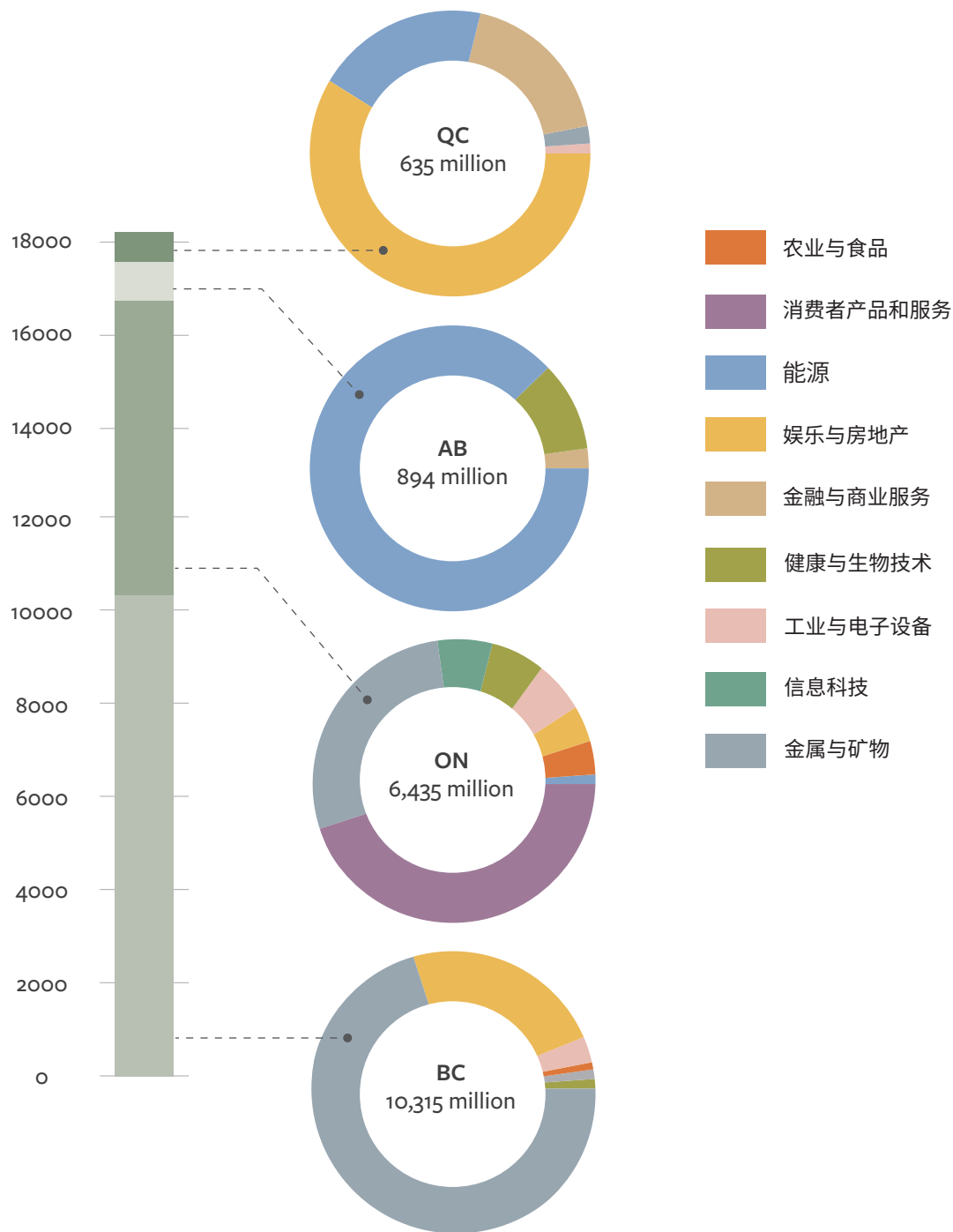
英属哥伦比亚省有着比加拿大其他地方更能吸引中国投资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英属哥伦比亚省是离中国最近的省，并且温哥华机场有直达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而且就像在移民章节里讨论的，BC省的华裔社区庞大，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有利于双边商贸关系的展开。

不仅如此，图4.3.4显示了2016-2020年间各个省按行业分布的中国投资。可以看到，大多数金属和矿物投资流向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其中英属哥伦比亚省占最大份额。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安大略省的投资更加富有多样性，其中大部分流向消费者产品和服务、金属和矿物、健康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华为作出了很大贡献）、工业和电子设备以及农业和食品。英属哥伦比亚省的中国投资没有如此多样化，金属和矿物以及娱乐与房地产占了95%。

图 4.3.4

按行业和省分布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额

2017-2020, 百万加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跟踪数据库, 中国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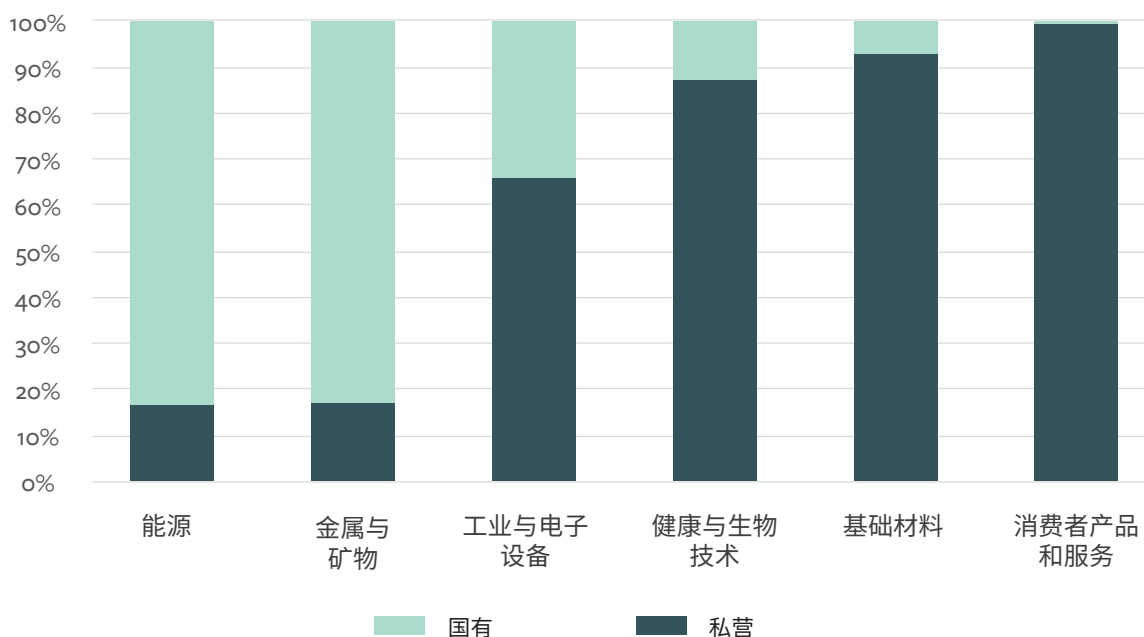
纵观中国学院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追踪数据库, 第一笔投资是在1993年。中国投资存量按省分布如下: 55%在阿尔伯塔省, 25%在英属哥伦比亚省, 16%在安大略省, 以及4%魁北克省。中国对加拿大投资数据库共记录了410笔投资流入英属哥伦比亚省, 285笔流向安大略省, 45笔进入阿尔伯塔省, 85笔流向魁北克省, 另外55笔投资分布在加拿大其他地区。

就中国投资来源省份而言, 香港在数目上是对加拿大投资的最主要地区。然而, 由于中国区域角色格局的不断变化, 这在未来也许会转向其他城市。

总体来说, 自1993年起, 在投资额上接近60%的中国对加拿大投资来自北京。这是因为很多大型中国国有企业位于北京。香港以占投资额20%居第二位, 福建省和山东省以2%分居三四位。在交易数目上, 香港以343笔投资位居第一, 北京以146笔暂居第二, 上海62笔排第三, 广东53笔排第四。在过去三十年间, 我们录得了702笔总价值290亿加元的私有中国企业投资, 225笔价值650亿加元的国有企业投资。

图 4.3-5
按所有权划分的投资来源比重

1993-2020



结论

+3.48

1,549.62

+22.38

25,645.39

+329.15

中国毫无疑问对加拿大和加拿大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评估了加中贸易、中国移民和投资对加拿大GDP、就业和普遍经济活动的影响。中国,仅次于美国,是加拿大第二大经济伙伴。中国在国家和合作伙伴层面上的快速发展和加拿大人以及加拿大商业都是息息相关的。

2019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GDP贡献达到386亿加元,中国移民对加拿大的GDP贡献为67亿加元。2018年,上述数值分别为426亿加元和61亿加元。同时,中国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投资运营为加拿大GDP贡献了94亿加元¹⁷²。整体而言,2018年总的GDP效益超过550亿加元。

而且,本文还发现对中国出口的经济效应比直接出口额的两倍还多。基于加拿大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库¹⁷³的行业数据和国际服务交易数据¹⁷⁴计算得到,2019年,对中国出口的总经济效益达到769亿加元。同样地,2018年中国对加拿大投资的总经济效益超过了其94亿加元的GDP贡献。同一年,中国对加拿大新增23亿加元投资,中国跨国公司实现了304亿加元的营业收入并创造了4.92亿加元的知识产权。

经本文估算,2019年对中国出口为加拿大创造了365,915个就业岗位。加拿大统计局统计得到,2018年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运营为加拿大创造了46,395个就业岗位。2019年,对大中华区

出口所支撑的就业岗位的总工资达到180亿加元。2018年,中国 在加拿大的跨国公司创造的就业的工资达到23亿加元。总体而 言,中国投资和对中国出口在2019年可能总共为加拿大创造了 超过400,000个工作岗位。

本文尚未量化的加中商贸往来的经济影响包括加拿大从中国 进口以及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加拿大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 2017年实现了127亿加元的营业收入,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 其中多大部分会返回加拿大。同时,从中国进口对加拿大许多 行业的供应链都至关重要,尤其是电子设备。因此,加拿大消 费者从低价的中国进口消费品和中国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所 支撑的商业活动中受益良多。这对较低收入的加拿大人群尤其 重要,因为他们无法支付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价格更高的商品。并 且,低价的中国投入品使加拿大出口商取得了关键的价格优势。

加中贸易是少数没有受到过去三年内主宰加中两国政府关系 的政治和外交冷战的负面影响的几个方面之一。与中国的贸 易,尽管非常复杂,但仍然是加拿大繁荣的关键推动力,而且目 前仍没有完全发挥出其全部潜力。与包括美国、日本、德国和澳 大利亚等许多其他的世界领先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是加 拿大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作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仍将 是加拿大出口多样化的首选。

综上所述,加中经济关系每年为加拿大创造了数十万的工作岗 位,创造的经济贡献的溢出价值可能远远大于本报告列举的任 何数字。此外,作为贸易、移民和投资产物的知识、技能和文 化交流也深刻地改变了一国的商业和社会形态,尤其对加拿大这 样一个高度依赖贸易的国家。加拿大和中国的未来密不可分地 交织在一起,因此了解这种复杂双边关系的动态发展和细微变 化对于建立一条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加拿大长期利益服务的道 路尤为重要。

尾注

¹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594-01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for all countries and by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monthly (x 1,000,000)*, (Ottawa, August 5, 2021), <https://doi.org/10.25318/1210001101-eng>.

² Please see Appendix A for an explanation of data sources.

³ We consider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hen referring to China's economic impact on Canada. However, Statistics Canada de-aggregates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 most of its data. Therefore, we will often present separate data for both regions when discussing these topics.

⁴ In the expenditure GDP model imports are subtracted from GDP but are also recorded in "C" (Consumption). The net effect is to disclude the value of imported goods from GDP to ensure that the figure only represents domestic production.

⁵ Scott A. Wolla, "How Do Imports Affect GDP?," Page One Economics®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eptember 2018),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page1-econ/2018/09/04/how-do-imports-affect-gdp>.

⁶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594-01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for all countries and by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monthly (x 1,000,000)*, (Ottawa, August 5, 2021), <https://doi.org/10.25318/1210001101-eng>;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007-01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services, by selected countries, annual (x 1,000,000)*, (Ottawa, October 15, 2020), <https://doi.org/10.25318/3610000701-eng>.

⁷ Statistics Canada,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for all countries and by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monthly (x 1,000,000)*; Statistics Canada,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services, by selected countries, annual (x 1,000,000)*.

⁸ All presented \$ value terms are in Canadian dollar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⁹ Notably, net exports are not discussed herein. For an explanation of how this report employs the expenditure model of GDP, see Appendix A, Trade 1.2.

¹⁰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594-01 Input-output multipliers, detail level*, (Ottawa, November 23, 2020), <https://doi.org/10.25318/3610059401-eng>; 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Database*, (Ottawa,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ww5.statcan.gc.ca/cimt-cicm/home-accueil?lang=eng>.

¹¹ Statistics Canada, *Input-output multipliers, detail level*.

¹² The most recent year for which these coefficients are available is 2017; therefore, it is understood that when used with trade data for later years the multipliers are assumed to be the same as they were in 2017. Therefore, the accuracy of output, GDP, and jobs estimates generated with these multipliers is decreased in years following 2017.

¹³ See Appendix A, 1.12, for an explanation of why provincial-level multipliers are not used.

¹⁴ For example, the export categories "vegetable products" and "textiles and textile articles" are assigned multipliers designated "Crop production (except cannabis, greenhouse, nursery and floriculture production) [BS11A00]" and "Textile and textile product mills [BS31A000]," respectively, with one multiplier per export category. While this will not produce as accurate an estimate as a multi-faceted analysis of every exporting industry, it will provid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overall impact of Canadian exports to China on Canada.

¹⁵ 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Database*.

¹⁶ 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Database*.

¹⁷ OECD, *Trade in employment (TiM): Principal indicators*,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M_2019_MAIN.

¹⁸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14-10-0023-01 Labour force characteristics by industry, annual (x 1,000)*, January 25, 2021, <https://doi.org/10.25318/1410002301-eng>; *Canada Trade Summary 2019*,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orld Bank, accessed June 1, 2021),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AN/Year/LTST/Summarytext>.

¹⁹ Methodological note: see Appendix A, Trade 1.2.2

²⁰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Ottawa: Global Affairs Canada, September 2020), 14,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economist-economiste/analyse-analyse/china-canada-2020-commerce-chine.aspx?lang=eng>.

²¹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13.

- ²² Statistics Canada, *Labour force characteristics by industry, annual (x 1,000)*.
- ²³ OECD, *Trade in employment (TiM): Principal indicators*.
- ²⁴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11-10-0239-01 Income of individuals by age group, sex and income source, Canada, provinces and selected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Ottawa, March 23, 2021), <https://doi.org/10.25318/1110023901-eng>.
- ²⁵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employment-related impacts and estimates see Appendix A 1.2.2.
- ²⁶ Merchandise trade with Hong Kong is addressed in an addendum to the core report.
- ²⁷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594-01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for all countries and by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monthly (x 1,000,000)*
- ²⁸ Note the difference in data sources as compared to Table 1.3.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data sources, please see Appendix 1.1.
- ²⁹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Ottawa,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www.ic.gc.ca/eic/site/tdo-dcd.nsf/eng/Home>.
- ³⁰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¹ Statistics Canada, “Geographical region of Canada,” *Illustrated Glossary, Census Year 2016*, November 15, 2017,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92-195-x/2016001/geo/region/region-eng.htm>.
- ³²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³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⁴ The difference in national total between this table and Table 1.3 stems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customs data.
- ³⁵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⁶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⁷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⁸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³⁹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⁰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¹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²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³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⁴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⁵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⁶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⁷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⁴⁸ Please note that Table 1.14 is denoted in Canadian dollars, not in millions of Canadian dollars like the other figures in this section, due to the small export numbers in the Territories.
- ⁴⁹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⁵⁰ Tom Alton, *Canada-China Trade: 2019 Year in Review*, (Edmonton: China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Alberta,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ualberta.ca/china-institute/research/analysis-briefs/trade-report.html>.
- ⁵¹ Statistics Canada, *Trade Data Online*.
- ⁵² “Trade with China Sours: Canadians are over four times more likely to think Canada should decrease rather than increase trade with China,” Nanos Research, January 12, 2021, <https://nanos.co/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0-1781C-CTV-Dec-Populated-report-with-Tabs.pdf>.
- ⁵³ “Strong Majority (82%) Believe Canada Should Rely Less on Trade with China: Moderate Support for Trudeau Government Approach to China,” Ipsos, July 21, 2020, https://www.ipsos.com/sites/default/files/ct/news/documents/2020-07/global_news_china_factum_july_21.pdf.
- ⁵⁴ Chuck Chiang, “Canada Tightly Bound to China Despite Calls to Cut Connections,” *Business in Vancouver*, June 10, 2021, <https://biv.com/article/2021/06/canada-tightly-bound-china-despite-calls-cut-connections>.
- ⁵⁵ Global Affairs Canada, “Diversifying Canada’s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Ottawa, updated March 3, 2021),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campaign-campagne/trade-diversification-commerce/index.aspx?lang=eng>.
- ⁵⁶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8-11.
- ⁵⁷ For an explanation of HS-6 codes, please see Appendix A, 1.12.
- ⁵⁸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10.
- ⁵⁹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11.
- ⁶⁰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11.
- ⁶¹ Colin Scarffe,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12.

- ⁶² “The History of Canola Oil,” canolainfo.org, accessed July 2021, <https://www.canolainfo.org/canola/the-history-of-canola-oil.php>; Shaoyan Sun, *China’s Ban on Canadian Canola: Reasons, Impacts,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Edmonton: 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October 2020), <https://www.ualberta.ca/china-institute/media-library/media-gallery/research/occasional-papers/canola2.pdf>
- ⁶³ LMC International,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anola on the Canadian Economy: 2020 Update*, (Winnipeg: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December 2020),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download/131/economic-impact/17818/economic-impact-report-canada_december-2020.
- ⁶⁴ “Canadian Canola Exports – Current Year,”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markets-stats/exports/>.
- ⁶⁵ “Profiles of Canada’s Leading Canola Markets,”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accessed July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markets-stats/top-markets/>.
- ⁶⁶ Frank Gunstone, “Major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Countries/Regions,” (Dundee, SC: 2021, <https://lipidlibrary.aocs.org/resource-material/market-trends/major-producing-and-consuming-countries/regions>.
- ⁶⁷ “Canadian Canola Export Statistics,”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August 11,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markets-stats/exports/>.
- ⁶⁸ Shaoyan Sun, *China’s Ban on Canadian Canola*, (Edmonton: 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October 2020)
- ⁶⁹ Heidi Dancho, “Canola Council Launches Revitalized Market Access Strategy,”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May 11,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news/canola-council-launches-new-market-access-strategy/>.
- ⁷⁰ Pete Evans, “China’s Crackdown on Canadian Canola Expands as 2nd Company, Viterra, Has Licence Revoked,” *CBC News*, March 26, 2019,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china-canola-viterra-1.5071611>.
- ⁷¹ Shaoyan Sun, *China’s Ban on Canadian Canola*.
- ⁷² “China Is ‘Inventing Excuses’ to Block Shipments of Canadian Canola, Trudeau Says,” *The Globe and Mail*, June 7, 2019,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business/article-china-is-inventing-excuses-to-block-shipments-of-canadian-canola/>.
- ⁷³ “Canola Trade with China: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July 26,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china-update/>.
- ⁷⁴ Rod Nickel, “Exports Empty Canada’s Canola Bins, Driving Prices to near Records,” *Reuters*, January 3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anada-canola-prices-idUSKBN2A00EL>.
- ⁷⁵ “Canada’s Top Canola Markets,”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February 25,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markets-stats/top-markets/>.
- ⁷⁶ Heidi Dancho, “Canola Council Launches Revitalized Market Access Strategy,”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May 11, 2021,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news/canola-council-launches-new-market-access-strategy/>.
- ⁷⁷ LMC International,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anola on the Canadian Economy: 2020 Update*.
- ⁷⁸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024-01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current account, services by principal trading partners, quarterly (x 1,000,000)*, (Ottawa, August 30, 2021), <https://doi.org/10.25318/3610002401-eng>.
- ⁷⁹ Global Affairs Canada, “Building on Succes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2019-2024),” 2019,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campaign-campagne/trade-diversification-commerce/index.aspx?lang=eng>; Canmac Economics Ltd, *Econom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anada - 2020 Update Final Report*, (Ottawa: Global Affairs Canada, August 2020),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education/assets/pdfs/economic_impact_international_education_canada_2017_2018.pdf.
- ⁸⁰ Jeremy Lued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Pumping Billions into Canada’s Economy,” *True North Far East*, February 8, 2020, <https://truenorthfareast.com/news/chinese-international-students-canada-impact>.
- ⁸¹ Meti Basiri, “ApplyInsights: The Most Popular Schools in Canada for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ApplyBoard*, April 30, 2021, <https://www.applyboard.com/blog/applyinsights-most-popular-schools-chinese-korean-students-canada>.
- ⁸² Meti Basiri, “ApplyInsights: The Most Popular Schools in Canada for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 ⁸³ Meti Basiri, “ApplyInsights: The Most Popular Schools in Canada for Chinese and Korean Students.”

- ⁸⁴ IRCC, “Temporary Residents: Study Permit Holders – Monthly IRCC Updates,” accessed May 2021, <https://open.canada.ca/data/en/dataset/90115b00-f9b8-49e8-afa3-b4cff8facee>.
- ⁸⁵ IRCC, “Temporary Residents: Study Permit Holders – Monthly IRCC Updates,” accessed May 2021, <https://open.canada.ca/data/en/dataset/90115b00-f9b8-49e8-afa3-b4cff8facee>.
- ⁸⁶ Qiang Zha, “Chinese Students in Canada: Attitude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sia Dialogue*, September 4, 2019,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9/09/05/chinese-students-in-canada-attitudes-opportunities-challenges/>.
- ⁸⁷ Future Energy Systems, “Renewing a Global Energy Research Partnership,”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November 6, 2020), <https://www.ualberta.ca/energy-systems/energy-in-action/posts/2020-11-26-tsinghua-partnership-renewal.html>
- ⁸⁸ David Schwartz, “Canadian government pairs universities with Huawei research funding despite security concerns,” Tech Transfer Central, February 23, 2021, <https://techtransfercentral.com/2021/02/23/canadian-government-pairs-universities-with-huawei-research-funding-despite-security-concerns/>
- ⁸⁹ Olivia Adams, *R&D Tracker: China’s Rise in Academic R&D and Western Countries’ Rise in Concern*, (Vancouver: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February 23, 2021), <https://www.asiapacific.ca/publication/rd-tracker-china-rise-in-academic-rd>
- ⁹⁰ Olivia Adams, *R&D Tracker: China’s Rise in Academic R&D and Western Countries’ Rise in Concern*.
- ⁹¹ David Schwartz, “Canadian government pairs universities with Huawei research funding despite security concerns.”
- ⁹² Christopher Matias, Andrija Popovic and André Lebel, *Projected Financi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Canadian Universities for the 2020/21 Academic Year*,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August 2021.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81-595-m/81-595-m2021002-eng.htm>
- ⁹³ IRCC, “Temporary Residents: Study Permit Holders – Monthly IRCC Updates.”
- ⁹⁴ Bethany Lindsay, “Canadian universities face credit risk if China restricts students travelling to Canada, report says,” *CBC News*, February 8, 2019, <https://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canadian-universities-face-credit-risk-if-china-restricts-students-travelling-to-canada-report-says-1.5012131>.
- ⁹⁵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9/2020 Budget*, April 2019, <https://finance.ubc.ca/sites/finserve.ubc.ca/files/Budget-2019-20.pdf>
- ⁹⁶ Jeremy Lued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Pumping Billions into Canada’s Economy.”
- ⁹⁷ Jeremy Luedi,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Pumping Billions into Canada’s Economy.”
- ⁹⁸ “New pathway to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over 90,000 essential temporary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IRCC, April 14, 2021,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news/2021/04/new-pathway-to-permanent-residency-for-over-90000-essential-temporary-workers-and-international-graduates.html>.
- ⁹⁹ Statistics Canada, “Travel Spending by Visitors to Canada: Final Indicators, 2018,” *The Daily*,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191108/dq191108c-eng.htm>.
- ¹⁰⁰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232-01 Employment generated by tourism (x 1,000)*, (Ottawa,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s://doi.org/10.25318/3610023201-eng>.
- ¹⁰¹ “Tourism Snapshot: 2008 Year-in-Review,” (Ottawa: Canadian Tourism Commission, 2008), https://www.destinationcanada.com/sites/default/files/archive/2008-12-01/Intelligence_TourismReports_Snapshot_YearInReview_2008_EN.pdf.
- ¹⁰² Laura McLeod, “Canada-China Marketing Tourism 2018 – Attracting Chinese Visitors to Canada,”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 Marketing, April 16, 2018, <https://www.latmultilingual.com/canada-china-tourism-attracting-chinese-visitors/>; “China,” Destination Canada,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s://www.destinationcanada.com/en/markets/china>; Statistics Canada, “Travel betwee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December 2019,” *The Daily*, February 21, 2020,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00221/dq200221b-eng.htm>.
- ¹⁰³ S. Lock, “Canada Tourism: Asia Arrivals by Country 2020,” Statista, March 17,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78748/number-of-trips-to-canada-from-asia-by-country/>.
- ¹⁰⁴ “Transcript of Chinese Ambassador to Canada Lu Shaye’s Press Conference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anada, January 1, 2019, <http://ca.china-embassy.org/eng/dsxx/dsjh/t1630723.htm>.

- ¹⁰⁵ Statistics Canada, “Travel Spending by Visitors to Canada: Final Indicators, 2018.”
- ¹⁰⁶ Statistics Canada, “Travel Spending by Visitors to Canada: Final Indicators, 2018.”
- ¹⁰⁷ “Alberta Visitor Profiles,” Government of Alberta, (Edmonton, 2020), <https://www.alberta.ca/alberta-visitor-profiles.aspx>.
- ¹⁰⁸ “Alberta Visitor Profiles,” Government of Alberta.
- ¹⁰⁹ Hayley Simpson, “Chinese Millennials Are Swooning Over This Canadian Town,” *Culture Trip*, July 12, 2017, <https://theculturetrip.com/north-america/canada/articles/why-are-chinese-millennials-swooning-over-banff/>
- ¹¹⁰ Sienna Parulis-Cook, “Banff & Lake Louise Ready for Surge in Chinese Tourism with Digital and Industry Marketing Strategy,” Dragon Tail International, April 26, 2017, <https://dragontrail.com/resources/blog/banff-lake-louise-ready-for-surge-in-chinese-tourism-with-digital-and-industry-marketing-strategy>.
- ¹¹¹ Huju Liu, “Travel between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December 2019,” *Economic Insights*, (Statistics Canada,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1-626-x/11-626-x2020023-eng.htm>
- ¹¹² Statistics Canada, “Travel Spending by Visitors to Canada: Final Indicators, 2018.”
- ¹¹³ Chu Daye, “Canadian Tourism Facing Drop, with Chinese Visitors Put off by Arrest of Huawei Exec,” *Global Times*, December 12, 2018,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31605.shtml>; Xiao Xu, “Tour Operators Report Sharp Drop in Chinese Government Tourists in the Wake of Huawei Dispute,” *The Globe and Mail*, April 11, 2019,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canada/article-tour-operators-report-sharp-drop-in-chinese-government-tourists-in-the/>.
- ¹¹⁴ Kareem El-Assal, “642,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ada Now Ranks 3rd Globally in Foreign Student Attraction,” *CIC News*, February 20, 2020, <https://www.cicnews.com/2020/02/642000-international-students-canada-now-ranks-3rd-globally-in-foreign-student-attraction-0213763.html>.
- ¹¹⁵ Anthony B. Chen, “Chinese Canadians,” i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Historica Canada, 2019),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Chinese-Canadians>.
- ¹¹⁶ Statistics Canada, “Asian Heritage Month... by the numbers,” *The Daily*, May 6, 2021, https://www.statcan.gc.ca/eng/dai/smr08/2021/smr08_250
- ¹¹⁷ Chen, “Chinese Canadians.”
- ¹¹⁸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nada,” Experience Canada, December 30, 2019, <https://www.myconsultant.ca/EN/The-Chinese-Community-in-Canada>.
- ¹¹⁹ Wen-Hao Chen and Feng Hou,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Mobility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Varia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in Canada,”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updated March 29, 2019),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1f0019m/11f0019m2019006-eng.htm>.
- ¹²⁰ Statistics Canada, “Births, 2019,” *The Daily*, September 29, 2020,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00929/dq200929e-eng.htm>.
- ¹²¹ IRCC, “Im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ttawa, June 3, 2021),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news/infographics/immigration-economic-growth.html>
- ¹²² Hamazaki Wong, “60+ Million Chinese Want to Make Canada Their Home in the Next 2 Years. What Now?,” June 10, 2021, <https://www.hamazakiwong.com/60-million-chinese-want-to-make-canada-their-home-in-the-next-2-years-what-now/>.
- ¹²³ Hamazaki Wong, “60+ Million Chinese Want to Make Canada Their Home in the Next 2 Years. What Now?”
- ¹²⁴ “Where Will Canada’s 401,000 Immigrants Come from in 2021?,” Canadian Citizenship & Immigration Resource Center, updated December 31, 2020, <https://www.immigration.ca/where-will-canadas-401000-immigrants-come-from-in-2021>.
- ¹²⁵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104-01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enditure-based, Canada, quarterly (x 1,000,000)*, (Ottawa, August 31, 2021), <https://doi.org/10.25318/3610010401-eng>.
- ¹²⁶ “GDP Growth (Annual %) - Canada,” The World Bank, 20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CA>.
- ¹²⁷ Statistics Canada, “Canada and the World Statistics Hub – China,” (Ottawa, updated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13-609-x/13-609-x2018004-eng.htm>

- ¹²⁸ “Canadian majority-owned affiliates,” in this context, refers to “enterprises in foreign economies that are controlled by Canadians, i.e. Canadian enterprises for which a Canadian investor owns more than 50% of voting shares.”
- ¹²⁹ Global Affairs Canada, *The Canada-China Global Commerce Picture and Supply Chain Links*, 7.
- ¹³⁰ William Mitchell, “Two Ends of Global Expansion: Canadian Banks in China and Chinese Banks in Canada.”
- ¹³¹ Scotiabank, “2020 Annual Report,” April 2021, https://www.scotiabank.com/content/dam/scotiabank/corporate/quarterly-reports/2020/q4/BNS_Annual_Report_2020.pdf.
- ¹³² Ray Chan and Jeanny Yiu, “Manulife Gears up for Growth i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9, 2014,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1424892/manulife-gears-growth-china>.
- ¹³³ “Products,” Manulife, accessed June 2021, <https://www.manulife.com/en/products/china.html>.
- ¹³⁴ Manulife, “China’s First Foreign Insurance Joint Venture Reaches 20 Years,” Newswire, 2016, <https://www.newswire.ca/news-releases/chinas-first-foreign-insurance-joint-venture-reaches-20-years-603376736.html>.
- ¹³⁵ Manulif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Package Q1 2021,” May 2021, <https://www.manulife.com/en/news.html>.
- ¹³⁶ Manulife, “Manulife Financial Corporation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20,” February 2021, https://www.manulife.com/content/dam/corporate/investors/MFC_CFS_2020_Y1_EN.pdf.
- ¹³⁷ “China AMC,”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s://www.powercorporation.com/en/companies/china-amc/>.
- ¹³⁸ Sun Life, “2020 Annual Report,” February 2021, <https://www.sunlife.com/en/investors/financial-results-and-reports/annual-reports/>.
- ¹³⁹ “Regions,” Sun Life,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s://www.sunlife.com/en/regions/>.
- ¹⁴⁰ Sun Life, “Our current financial results,”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s://www.sunlife.com/en/investors/financial-results-and-reports/quarterly-reports/>.
- ¹⁴¹ OTPP, “2019 Annual Report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Reports Archive -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2019, <https://www.otpp.com/documents/10179/1021209/-/80be6730-af2e-4e49-be3b-1368082d04ea/2019%20Annual%20Report.pdf>.
- ¹⁴² OTPP, “2020 Annual Report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Ontario Teachers’ Reporting -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2020, <https://www.otpp.com/documents/10179/1223191/2020+Annual+Report/ca2d6839-Oede-4848-9719-4ba6c65ba954>.
- ¹⁴³ Blackrock Investment Institute, “Capital market assumptions,” August 2021, <https://www.blackrock.com/institutions/en-us/insights/charts/capital-market-assumptions>.
- ¹⁴⁴ Blackrock Investment Institute, “Capital market assumptions.”
- ¹⁴⁵ Mark Battersby, “China is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asset managers as AUM soar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ugust 11, 2021, <https://www.internationalinvestment.net/news/4035701/china-significant-opportunity-asset-managers-aum-soars>.
- ¹⁴⁶ Sun Life, “What is participating life insurance?,” accessed September 22, 2021, <https://www.sunlife.ca/en/explore-products/insurance/life-insurance/participating-life-insurance/>.
- ¹⁴⁷ Eric Zimmer, “Canada Goose Stock Plunges after Detainment of Huawei CFO in Canada,” *Venture*, December 12, 2018, <https://dailyhive.com/vancouver/canada-goose-stock-drops-huawei-cfo-meng-wanzhou-arrest-2018>.
- ¹⁴⁸ “Canada Goose Sees Revenue Topping \$1B amid Online Sales Surge, China Demand,” *Global News*, May 13, 2021, <https://globalnews.ca/news/7858429/canada-goose-revenue-covid/>.
- ¹⁴⁹ “Tim Hortons Plans to Have 2,750 Locations in China within 5 Years,” *CBC News*, August 16, 2021,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tim-hortons-china-1.6142586>.
- ¹⁵⁰ Arc’teryx, “Arc’teryx to Open First Global Flagship Store,” September 19, 2020, <https://newsroom.arcteryx.com/arcteryx-to-open-first-global-flagship-store.htm>.
- ¹⁵¹ Lululemon Athletica, “Form 10-K: Annual Report pursuant to Section 13 or 15(d)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anuary 31, 2021,” March 30, 2021, <https://investor.lululemon.com/static-files/d16b1b31-b383-415d-a71e-f894df6c5011>.
- ¹⁵² Lululemon Athletica, “Form 10-Q: Quarterly Report pursuant to Section 13 or 15(d)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for the Quarterly Period ended August 31, 2021,” September 8, 2021, <https://investor.lululemon.com/static-files/39033e6a-e7e4-491c-8a0f-484f0ce900bf>.
- ¹⁵³ “Herschel Backpacks: A Heritage Brand Created in 2009,” *Bloomberg*, May 14,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15-05-14/herschel-backpacks-a-heritage-brand-created-in-2009.

¹⁵⁴ PRIMED Medical Products, “Edmonton Company Keeps Canadian Medical Facilities Stocked throughout COVID-19,” July 14, 2020, <https://www.primed.ca/edmonton-company-keeps-canadian-medical-facilities-stocked-covid19/>.

¹⁵⁵ Jeremy Nuttall, “Can Canada Move Its Manufacturing Back from China? It’s Complicated,” *The Star*, April 30, 2020, <https://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20/04/30/can-canada-move-its-manufacturing-back-from-china-its-complicated.html>.

¹⁵⁶ Jamal Mernissi, “Why Understanding China Industrial Clusters Will Lead You to a Better Sourcing Performance?,” LinkedIn, March 10, 2018,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why-you-should-understand-china-industrial-clusters-jamal/>.

¹⁵⁷ Youlin Huang, David Tyfield, Didier Soopramanien, and Lixian Qian, “What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ers can learn from China – their biggest market,” August 3, 202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electric-vehicle-manufacturers-can-learn-from-china-their-biggest-market-161536#:~:text=Total%20EV%20sales%20in%20China,biggest%20national%20market%20for%20EVs>

¹⁵⁸ Klaus Ulrich, “Are German carmakers too dependent on China?,” *DW*, October 27, 2020, <https://p.dw.com/p/3kS7g>.

¹⁵⁹ “About Magna in Asia,” Magna, accessed August 2021, <https://www.magna.com/company/company-information/global-reach/asia>.

¹⁶⁰ $GDP = Consumption + 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Capital + Government Spending + Net Exports$.

¹⁶¹ Statistics Canada, *Table 36-10-0445-01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anada, foreign multinationals, by immediate and ultimate investor country*, (Ottawa, March 5, 2021), <https://doi.org/10.25318/3610044501-eng>.

¹⁶² This Statistics Canada data uses a “value added” approach to GDP estimation.

¹⁶³ The annual investment flow reported by the CIUA investment tracker understates the true flow of investment from China due to many deals having no known transaction value. Therefore, the \$2.3 billion recorded over 2018 i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vestment on Canada.

¹⁶⁴ Statistics Canada,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anada, foreign multinationals, by immediate and ultimate investor country*.

¹⁶⁵ “Michael Kovrig: China Begins Espionage Trial behind Closed Doors,” *BBC News*, March 22,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6480219>.

¹⁶⁶ Leyland Cecco and Helen Davidson, “Meng and the Michaels: Why China’s Embrace of Hostage Diplomacy Is a Warning to Other Nation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9,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sep/29/meng-wanzhou-michael-kovrig-michael-spavor-china-analysis>.

¹⁶⁷ “Join the Huawei Team in Canada,” Huawei, <https://www.huawei.com/ca/careers>.

¹⁶⁸ “The Economic Impact of Huawei in Canada,” (Oxford: Oxford Economics, November 2019), https://www-file.huawei.com/-/media/corporate/PDF/Downloads/huawei_canada_2019_report_v8_20191121.pdf.

¹⁶⁹ Note: “the direct GDP contribution was estimated under the income approach as the sum of EBITDA and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¹⁷⁰ Shruti Shekar, “Huawei Canada President Says Company Would Survive 5G Ban, but Will Lose Revenue,” *MobileSyrup*, November 21, 2019, <https://mobilesyrup.com/2019/11/21/huawei-smartphones-canada-future-5g-ban/>.

¹⁷¹ Chad Brown and Melina Kolb, “Trump’s Trade War Timeline: An Up-to-Date Guide,” *Trade & Investment Policy Watch Blo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pdated May 17, 2021,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trump-trade-war-timeline.pdf>.

¹⁷² Note: these GDP contributions cannot be summed to a collective estimate because they are overlapping to unknown extents.

¹⁷³ 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Database*.

¹⁷⁴ Statistics Canada,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services, by selected countries, annual (x 1,000,000)*.

¹⁷⁵ Statistics Canada,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 Canada 2017 Version 3.0*, (Ottawa, updated March 18, 2021), <https://www23.statcan.gc.ca/imdb/p3VD.pl?Function=getVD&TVD=1181553>.

¹⁷⁶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anola on the Canadian Economy: 2020 Update” (Canola Council of Canada, December 2020), 10, https://www.canolacouncil.org/download/131/economic-impact/17818/economic-impact-report-canada_december-2020.